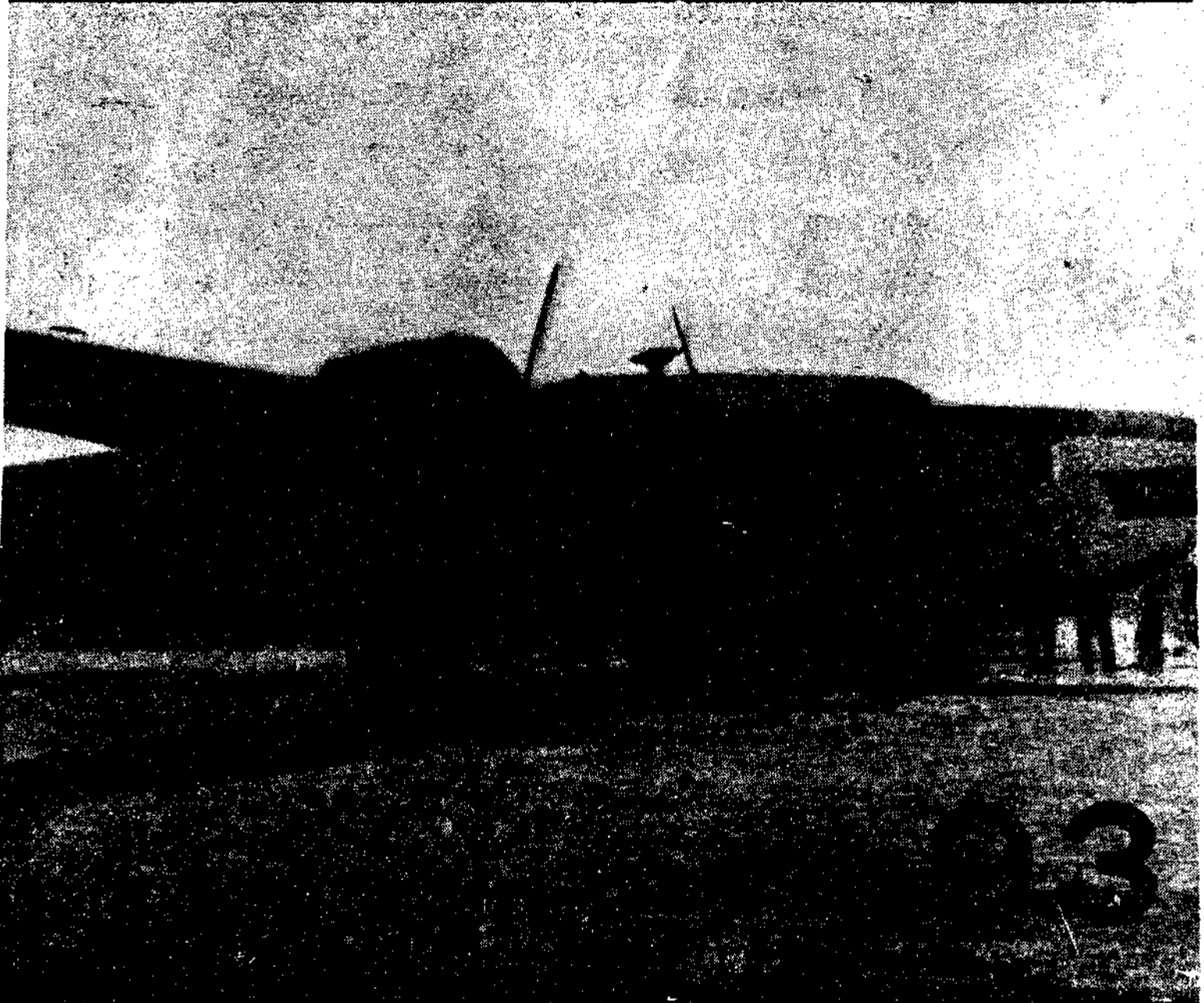


中國的空軍



CHINESE AIR FORCE



目 錄

圖 畫	B-24 的雄姿	(封面)	
	航空模型運動		1
	美國民用航空		3
	文內插圖八幅		
空軍各部隊訪問記 (下)		楊 淵	5
虎爪餘痕 (二)		傅 丘平	7
旅美來鴻		大 科	10
介紹一個空軍部隊		朱 民威	12
滑翔漫談		厲 歌天	15
從軍十年記		楊 槐	20
美空軍航路電台業務概況		蔣翼輔譯	23
悲喜劇 (小說)		漏 禹	25
九年以後 (劇本連載)		陶 雄	29
飛行「電腦」		飛 雄	11

中國的空軍

第九三期

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南京白下路東昇里二號

社長：簡 樸

副社長：朱 諸 祖 蔭

主編人：鄧 漏 禹

編輯：陳 榕 甫

本册零售五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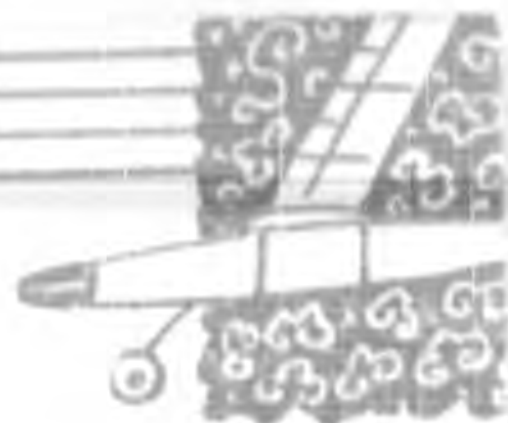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郵費)

徵求自由訂戶

預付法幣二千元

總經理：百新書店

總店上海四馬路中
分店上海河南路中



航空模型運動

飛機模型運動，為推行航空教育最有力之方式。現時淞滬界各地，曾舉辦演競賽多次，效果甚佳。自抗戰勝利後，上海亦數度舉行飛機模型飛行比賽，一舉轟動全市。

飛機模型，分為可飛模型與實體模型；可飛模型又分為滑翔模型與動力模型兩種，滑翔模型，係以彈射、手擲、牽引等方法飛行者；動力模型，則利用橡筋之彈力或裝置小型汽油馬達，作為動力。機身之形狀，普遍分為船身桿身兩種。其設計製作均至精巧。

刻聞當局有於本年八月舉辦戰後首次全國飛機模型飛行競賽之擬議，如克實行，屆時盛況定屬空前也。



▲參加模型飛行表演之成人羣及其製作品。(羣中有中小學勞作教師，機關公務人員，新聞記者，飛行員與店員等。)



▲飛機模型製作過程，至為繁複，首須繪就精確圖樣，再按圖樣分為數部分製成。



▲青年學生集議研究飛機模型製作方法。

▲後方某小學之模型製作小組。





▲上海虹口公園舉行飛機模型飛行表演，此為一架槍身橡筋動力機。



◀兒童手執自製之滑翔機模型

▼一架裝有小型汽油馬達之模型飛機正待試飛



▼轉繞操筋準備飛行



▼製作完成之「教練飛機模型」骨架



美國民用航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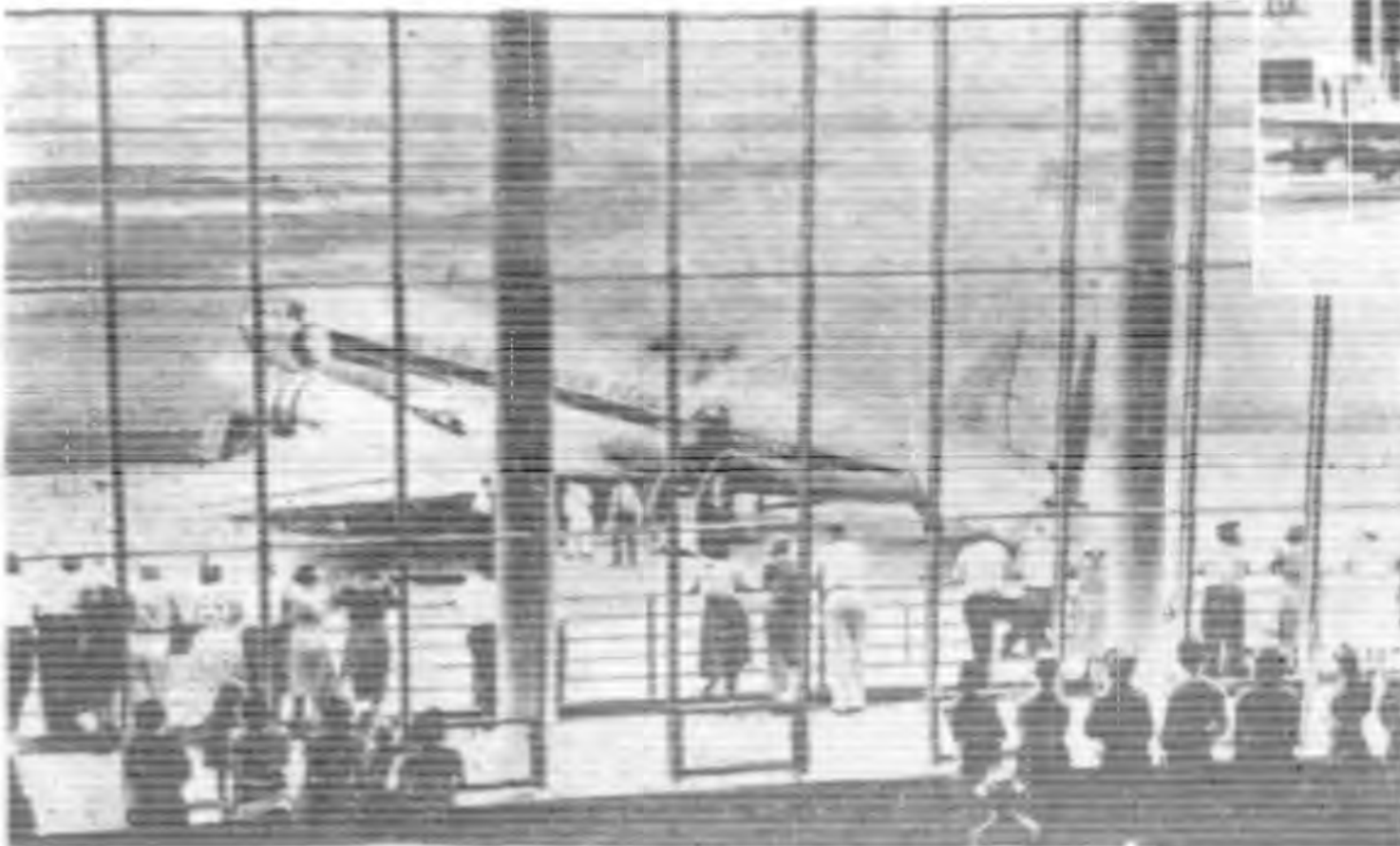


美國民用航空事業本已極度發達，因而旅客在空中旅行，至為便利，收費亦甚低廉。戰時飛機製造，在質量與數量上，均獲有驚人進展，

戰事結束以後，復採用多種新的設計與製造方法，使空中交通運輸較前更為安全節儉而舒適。下圖顯示戰後美國民航發展與設備情況。



▲美京華盛頓國立飛機場大廈，其最上層為升降指揮塔。



▲市民參觀飛機回客，由此可見飛機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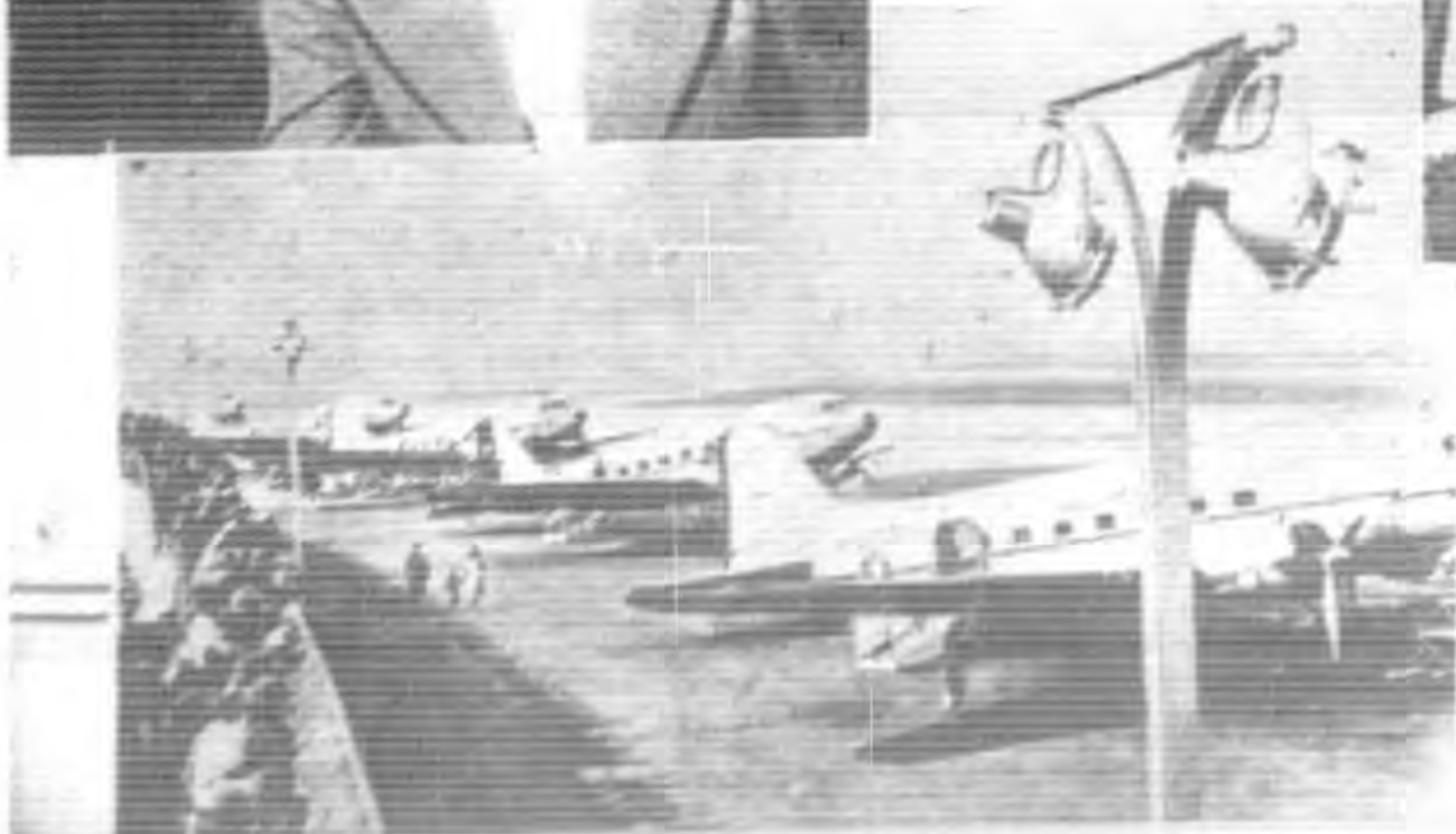
▲一九四〇年七月，美國第一次用四引擎飛機於國內飛行，此為波音公司製造之成層定期機，戰時悉數移作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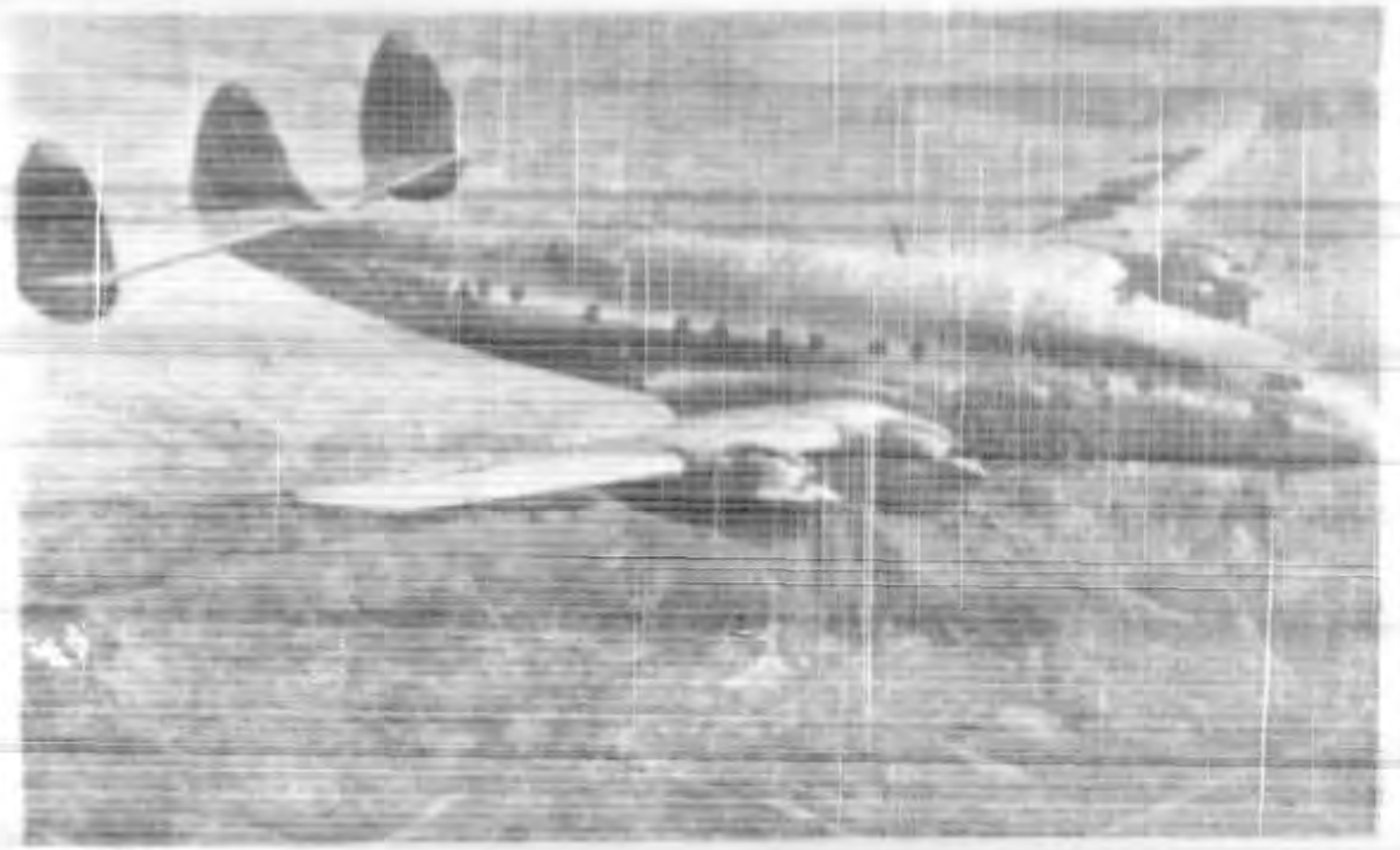
←戰後成層定期飛機改為和平服務，內部設備，右方有安樂椅一排，左方隔室可折成寢台供夜間飛行之用。



▲旅客在紐約市立飛機場相繼登上「旗幟號」定期機，女侍笑臉迎入。美國戰時空中旅行頗受限制，戰事結束，旅客人數大為增加。



←聞名國際間之紐約市立飛機場，據稱該場容納飛機全世界冠，平均每天有二百七十架降落或起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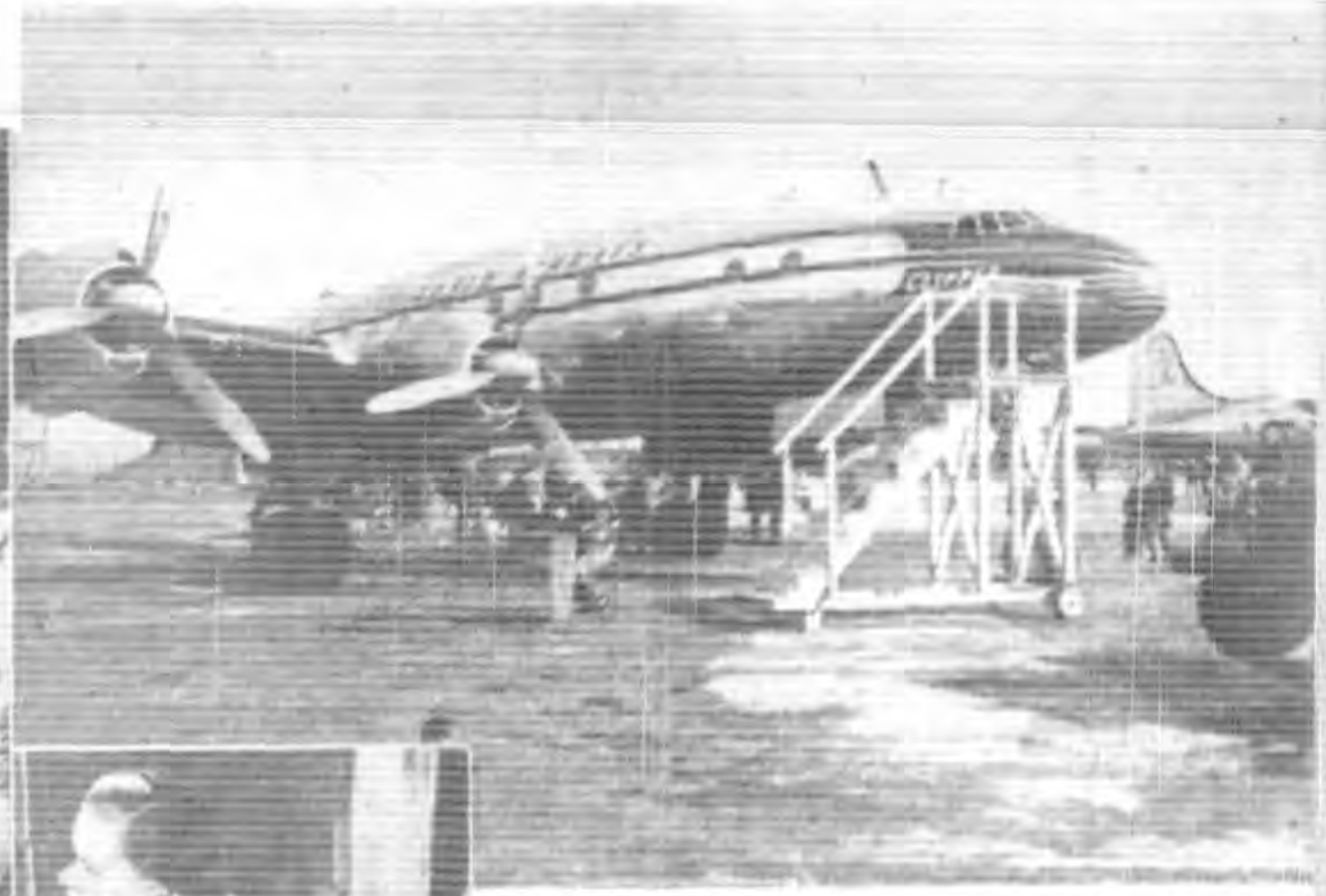


美國「星座機」為戰後最大最快之運輸機，可容旅客五十七人及七個飛行人員。



女侍為旅客遞送食物，旅客機作二小時以上長距離飛行者，大多均有精美供應。

本年三月，汎美世界航線作戰後首次訪華飛行。星座機自舊金山出發，橫越太平洋，降落於上海江灣機場。



旅客玩紙牌消遣，女侍鑒以茶點。

中國航空公司職員參觀星座機，該機侍者為之講說機上廚房設備情形。



化粧室內，除面盆上之折角鏡外，並有一架電木長鏡。為減輕用品重量，以肥皂紙代替成塊之肥皂。



盥洗室內，一旅客正用電氣剃刀修臉。

空軍各部隊訪問記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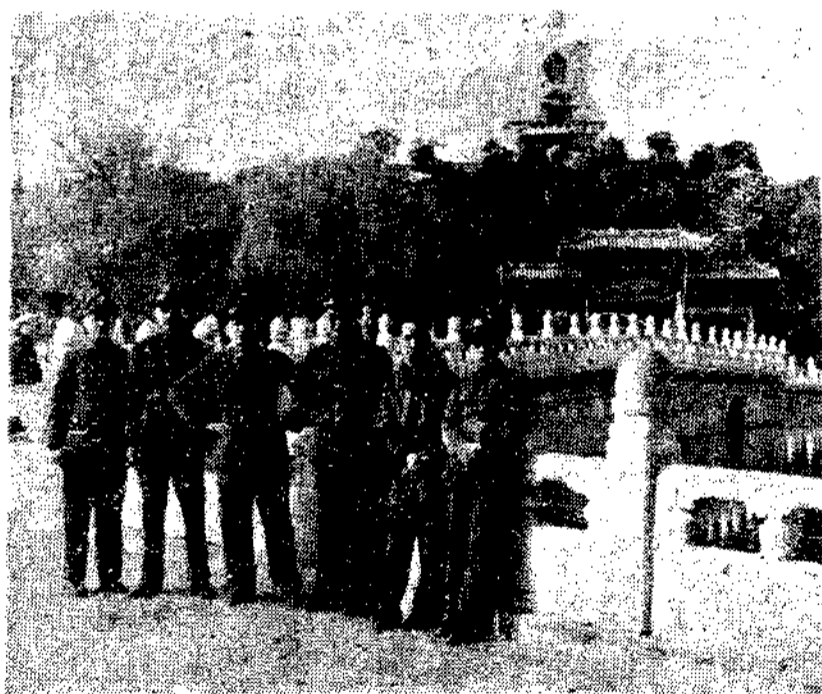
楊 泓

再如文化工作者巫劍虹兄，謂此不過兩月，單鎗匹馬，把內外有關的工作都打開，文化康樂和精神佈置同時並舉，這種幹勁，使我特別佩服！九時起開座談會，他們提出已在實施的訓練計劃，都附有進度檢查的表報，非常完備，一目瞭然，對業務的檢討非常嚴肅，他們也提出若干的困難，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飛機全係接收日本的，本質就遠遜於美機，加以種類複雜，發動機大都超過時間，容易出毛病，補充器材缺乏，修理困難，今晚修好，明天試車又生故障，起飛尚好，飛上去又有問題，一架飛機升空，地面上的人都提心吊胆，隨時準備救護車出動，過去日本人是幾十個機械士服侍一架飛機還靠不住，何況我們現在的人力配備是如此節省，同時關於接收日機，報紙上的數字很誇大，實際日本飛機在後期補充困難，好的不多，勝利後又被日軍破壞一部份，接收總數算來不少，但搶修出來，還不够編一個大隊，他們懇切的呼籲：「不怕吃苦，不怕挨餓，只要給

中國的空軍

他們換上能用的飛機，免致有用的人員作冤枉的犧牲！」李上校對此非常同情，特加慰勉，答應轉請上面盡量達到他們的願望。十二點半午餐，下午回住處休息一會，約了良士兄帶照相機來，同幾位視察同人，去遊覽城內各處名勝，先看三大殿及故宮的一部份，廣蓄登山，入太廟，逛三海，每處都只看一個輪廓，幾乎全用跑步，看完這多地方，未超過三小時，真叫做走馬觀花，以上的名勝，自然各有優點，不及備述，但我認為北海比較出色，同人還在那橋頭上合攝一影，以作紀念。晚間，未及赴李昌時兄之約，與良士劍虹去大明家吃飯，他隨國安調平不久，新近和一位徐小姐結了婚。

八號上午，李上校一行去空運大隊視察，我則抽出這時間，邀在平我們的文化工作者作一次聯繫的聚談，介嶺因事他出，國安去京未返，僅到劍虹歷夫良士三位，談完，我們利用餘暇時間去遊天壇，那設計的宏偉，建築的壯麗，加以參天古柏和修長的



北海小憩 同人組視

祭台，陪襯出絕好的氣魄和眼界，我認為這是北平的精華所在，當我正與劍虹歷夫悠然神往的時候，良士便與我們拍了一個鏡頭，他真是一位照相的能手。出天壇，順便去天橋看看，那裏根本沒有橋，空地上擺着一些地

察組同人由王大隊長夫婦和安一兄引導，去萬壽山頤和園遊覽，車行半小時始達，那裏天然的形勢很不壞，可惜湖是鑿成的，山是砌就的，人工氣太重，加以我一起起這一筆鉅款，當時如用來好好建設海軍，就不會有日

攤，秩序凌亂，空氣污濁，不相信張恨水啼笑因緣裏的羅曼史會出在這個地方。入前門，遶道東交民巷，參觀侵略者過去所憑藉的巢穴，日本使館四圍的工事和牆壁上的砲眼，遺跡猶存，十一時半進中央公園，劍虹邀西餐并約了王大隊長夫婦和安一兄作陪，西餐兩千多元一份，可算物美價廉。下午二時，視

本海軍的獨樹和對中國的鬱幹，所以這萬壽山不僅直接是民脂民膏的堆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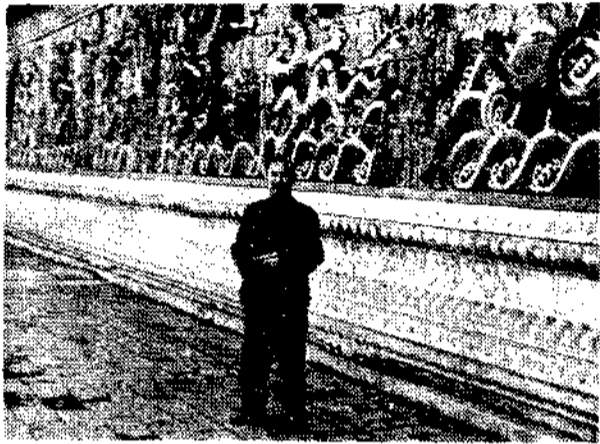


留平空軍文化工作人員

，而間接就是成千成萬死難軍民的骨塔，越越越懊惱，越憎恨，同時天氣也變壞了，風沙撲面，湖水興波，象徵着人怨天怒，我提議早走，於是四點多鐘就出園返城。晚間楊廠長濟煥和湯總庫長達明邀在翠華飯莊吃飯，九點鐘與劍虹同去聽了一場尙小雲的「峨眉雙鬥劍」，唱做都爐火純青，尤其門劍時那婀娜的身段，何嘗像是過了五十歲的人，不愧四大名旦之一。

本來預定九號離平，因王副主任由滌來電，要我們等他回來再走，因此又得到多留一天的機會，日間與劍

虹良士到各商場逛逛，購一點北平有名的工藝小品，趁此再領略一番這名城的风光，北平的建築設計和市政措施，不僅具有古典美，而且合於現代化，馬路的寬闊和街市的整齊，超越任何城市，很多街道兩旁都有樹，和草地幾乎隨處可見，尤其夏天，全城一片綠陰，非常的清幽，恬靜，我覺得它的美不在局部的名勝建築而在它有整個的天然型態和文化氣氛。交通工具，除了電車汽車人力車以外，驢車大見減少，代之而興的是人力三輪卡，遍街都是，步行的人則居少數，雖然是戰後，而衣冠，禮儀和社會秩序，看來都很和諧，真是盛名不虛



本文作者在故宮九龍壁下

！有維兄會一再強調的說：「小住數日，彷彿人都胖了許多，」由此可以想見。下午，王副主任由滌回平，約我們同吃晚飯，夜間，六大隊舉行一個晚會，表示對我們慰勞和聯歡，王副主任和張司令官都來參加，極一時之盛，十點多鐘才散。

七·經太原到西安

四月十日上午七時，我們告別了北平，到南苑機場，八時半起飛，十點多鐘在太原降落，地區司令張抑強中校，把我們接待到城內叫做海子邊的一個招待所午餐，葡萄酒的滋味很好，飯後巡視一週，覺得太原距離我所想象的甚遠，街道狹窄，房屋敝陋，沒有看出受過大的破壞，也看不出有什麼建設和整頓，一幅暮氣沉沉的樣子，看完到司令部休息，張司令再三挽留我們住一夜，可惜任務不許可，趕到機場。有維兄查看場地約一點多鐘，然後起飛，到達西安，天已薄暮。三路司令部李科長言電，熊總站長大信，十一大隊李副大隊長繼武，和我們的幾位文化工作者徐紹節，陳培基，陸洽諸兄，都在夜色蒼茫中迎接，下機一起入城，去惠而康晚餐，駐西安空軍各單位主官和各級部隊長

都來聚會，情況很熱烈，八點多鐘席散，紹節同我一道去拜候以前的一位老長官蔣堅忍先生，約略談了一點西安的政情，九時半回總站就寢。

西安我也是第一次訪問，昨天在飛機上向下俯視，田疇美麗，城郭整齊，印象甚佳，它同北平一樣，是中國歷代帝都所在，是政略的要地和國防的重鎮，久耳盛名，昨晚霧中看花，尚不滿足，臨睡前與紹節約好，今晨（十一日）六時半起床，向總站要了一輛吉普車，把各大街，車站，公園巡禮了一遍，最後特地去到西安事變中的西京招待所和新城大樓這兩個不平凡的地方，參觀了一番，才趕回機場，參加十一大隊的座談會。十一大隊有一部人員赴美受訓未返，現駐此間的是照常訓練，也是營房不夠用，家屬沒有房子住，生活很困難，還有人覺得防地駐得太久，空氣很沉悶，想調動一下，李上校都有適當的指示。關於文化工作，因陸洽兄調來不久，正謀打開，最近排了一個話劇，準備在城內公演。二大隊正向西安移防中，人機僅到少數，培基兄是與先頭部隊的張承業副隊長前天一同來到的，工作還談不上。紹節駐此較久，他工作熱心，態度很謙和，對人很誠懇，在總站相當活躍。因為預定

從這些小事情，可以看出美國人的作風，這都是值得我們參考和效法的。

虎爪餘痕

(二)

傅丘年

六·背上的護身符

陳納德將軍在中國已有十餘年的歷史，對於中國地理歷史以及人情風俗，都有相當的認識，例如，他用「飛虎」來作他所組織的志願空軍隊名，用意就是為迎合我們素有的「虎為山中之王」的心裏。

他不但瞭解中國城市的社會，對於鄉村的情況，亦有相當的認識，飛虎隊最初作戰的地區，是在滇緬和印度之間，當改組成為「美國駐華空軍」時，作戰的領域，擴大及於全中國，這時，他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了中國有許多窮鄉僻壤之間，從來沒有見過外國人，假如一旦有飛機失事，飛行員落在那些地方，被人民誤認為敵人殺害，豈不冤枉，因此他建議航空委員會，製定一種長約六英寸，寬約

四英寸布質的小型中國國旗，上面大書「來華作戰洋人，人民一律愛護。」十二個字，下款署「航空委員會發」，並加蓋航空委員會的關防，凡服務空中勤務的美國人，都各發給一幅，縫訂在外衣的背部。不久這一個措置，竟然發生了偉大的效用，原來曾有一架驅逐機，在戰爭中受有重傷，飛行員被迫跳傘，落在湘筑交界的一個縣境的鄉村之間，當他睡在草地上呻吟之時，為鄉民發現，一霎時，便見有無數的男女，手持鋤頭木棍，蜂擁而來，他的腿部業已受傷，不能起立，就平伏在地上，一隻手反過來，指着背部，不停的起伏搖動，表示請他們看那背上的「護身符」，雖然鄉民不識字，但認得那是國旗和中國字，因此沒有加以暴力，不過仍不放心，簇擁着他走了二三里路，到一個市

鎮上，尋得一位識字的老先生，把「護身符」上面的字義，詳細的解說了一番，於是仇恨和懷疑的心理，一變而為歡迎愛護的情緒，送入市鎮上唯一的一座瓦房的人家去休息，有醫生來為他診治腿上的傷，有送開水的，有送雞蛋的，有送洗臉水的，種種愛護行為，使他事後無法形容得出；輾轉兩個月以後，他纔回到了昆明。我會訪問他并請他表示感想，他說：

「我那時的感想，真說不出，簡單的說，中國人可愛，中國鄉村的人更可愛，我心裏將永遠忘不了中國人所給予我的愛。」

他又笑着說：

「我這背上的護身符，比日本人的「千人針」偉大得多了。」

七·飛虎隊部中的公文

今天要宿到西鄉，所以匆匆的離開了西安。

八·過鄭州宿新鄉

上午十點多鐘起飛，過華山上空，高度升到一萬二千多尺，山頂積雪未融，氣流湍激，飛機的起伏震盪也不小，不過發動機無懈可乘，不感威脅，約經兩小時，在鄭州機場降落，由站長領我們進城午餐，嚐到了黃河鯉鮮美的滋味，回到機場，有雜兄對機場擴修工程，詳加檢查，并作若干修正的指示，足足費了兩個鐘頭，下午三時離開鄭州，起飛約二十分鐘，便在新鄉機場降落了。新鄉地區司令侯拔崙中校和楊參謀長相林早在機場迎接，一起去司令部休息。從司令部營房的整潔和一般事務的週密看來，很能看出這裏負責人作事的精神，據說機場跑道是利用日俘的勞力修整的，只花了幾十萬經費；營房原來遭受的破壞很大，大多是用勞動服務來修復；接收的破沙發，修補如新；接收的被蓋不夠長，另結一幅，並不難看，而且保管得很清爽，在視察期中，睡眠以這裏最安適，一切新的氣象，對我印象很深，回京在這一節訪問記的腹案中，曾預定了「新鄉之夜」的一節，惜乎我的業務限制了我的著

傳送

當你走進一個機關，你可以看到，每一個辦公室門前，總有一二個公役（或勤務兵）在侍候着，亦可以看到許多公役，夾着公文卷宗，往來傳送於各科室及主官室之間，這種現象是告訴你，一件公文旅行時，是要經過公役之手至少在四五次以上的；可是，在飛虎隊中，你却看不到這種現象。

飛虎隊成立時，我們亦曾代她僱了些公役，這些公役却開得要命，除了早晚打掃辦公室外，整天竟沒有一點事做，那些工作人員，既不要他們倒一杯水，買一包香煙，或是去拿一張報紙，更不要他們傳送公文，飛虎隊主官與各科室間的公文傳送，是怎麼辦的呢？

在陳納德將軍辦公室的外間，有一位上士，成天的面壁而坐，在他與牆壁之間，有一張長檯，檯上靠壁有一座長方形的櫃檯，長約六英尺，方約三英尺，無門，但有十餘方格，寬八英寸，深尺餘，每格的木板之前，各有一小紙條標識，註明所屬各單位的名稱，每天各科室所承辦的公文，如果需要送請陳納德將軍核批的，上午在十時前，下午在四時前，由各科

室的打字員或書記，親自送到所規定的那個方格之內，另附一本送文簿，開列文號及件數，於送至時，點交保管的上士後，簽字證明。當上午十時或下午四時，這位上士便彙集各格內的所有公文，送到陳納德將軍案上一批示後，再取回分別存放在原格之內，上午十一時或下午五時許，各科室的原送件人，都各自分別取回已批示的公文，點數後，把原送文簿交上士調去其所簽的字，重要或緊急的公文，則由各單位負責人，隨時親自送請陳納德將軍核批。

至於各科室相互間會辦的公文，則經常用電話洽商，并不需要送往蓋章簽字，即由主辦單位，根據洽商的結果辦理。

雖然，飛虎隊中的公文傳送，是如上所述，而每天送請陳納德將軍親批的公文并不多，這是由於他們「分層負責」的制度執行得嚴格，同時又計劃得細密，加上美國人素來重「責任」心，在其職權以內的責任行為，決不肯放鬆一點，因此；在他們辦公事的字典中，并尋不出「推·拖·」等一類的字樣。

八·未免令人慚愧

美國人的天真和直率，有時會令我們愛好虛偽情面和禮貌的中國人受不了，當時，有兩件令我慚愧不安的事，現在還始終沒有忘記。

美軍昆明基地指揮部是在昆明的巫家壩，距離巫家壩三公里的黑土鄉，設了一座電台，有一天那個少尉台長來了一個電話，說是發現了一個形跡可疑的中國人，並且已經把他軟禁起來，請我立刻派一個翻譯官去協同查問。我回復他立刻就來，但一時竟派不出有空閒的翻譯官，因為事態緊急，我就自己去。可是沒有汽車，又臨時尋不着自行車，沒有法想，便運用雙腿，快步走了三公里，到達時已在二十分鐘以後。少尉與我一見面，便大發牢騷說是何等事，應當迅速的來，既說是立刻來，現在已二十餘分鐘了。我的天，我一刻也沒有就擱更跑了一身大汗，竟碰了這麼大的一個釘子，尤其是為外國人所譏笑，心中又氣又急，就急言厲色的告訴他，我是走路來的。并問他走三公里路要多少時間，滿以為他可以諒解我的勤苦，誰知他竟反問我為什麼不坐汽車來，在美軍中，像他是一個少尉，就派給一部吉普車，以我的階級和地位而論，為什麼政府不派給我一部汽車，這問題使我想起了管仲詢問飢民

作時間，而總編輯鄧滂禹兄又催債太急，以致未能與預定計劃詳加描述，頗為遺憾！晚間進城吃飯，道地的北方飲食，很實際，但談不上清潔，城內曾經車巡了一遍，街道很小，沒有什麼建設，但似乎不像太原那樣暮氣。夜間在司令部裏，又會着兩位老同志，一是周秘書蘭蓀，一是李科長丙壁，敘舊頗久。

九·鄭重的寄語

十二日上午八點三刻離開新鄉，飛向南京去，在這一向的航行中，以今天氣候最好，飛機最平穩，兩個多鐘點就回到了南京。在空軍服務十餘年，以這一次經歷的空中生活時間最長，寫下了十八個起落的紀錄。我很欣幸能在勝利後訪問作戰最辛勞的空軍各部隊的將士，并會見很多老朋友，稍覺遺憾的是限於觀察的日程和覆命的時間，沒有充分的機會盤桓敘舊，並對每一位同志作普遍的慰問和生話上的交流，不過我要在這裏鄭重寄語於各位的，就是本會主任和首腦部的各負責長官，對大家無論屬於公的困難和私的痛苦，都是十分的關切懷念，譬如修建營房，撥給俱樂部經費，成立合作社，舉辦福利事業，注意特殊救濟，積極尋覓作戰失蹤人員，

「何不食肉糜」的故事，真令人啼笑皆非。我只有告訴他我們的經費艱難，前線需要甚多，後方像我這樣的官，無法借給汽車，總以為他這話可以滿意我的答覆了。不料他竟更不客氣的說：「城內滿街的私人汽車，爲什麼不徵收來交給你們軍用？」這可令我無法答復，一時心中痛苦至極，自覺慚愧得無地容身，只好老羞面皮把談話轉到那位漢奸嫌疑犯身上去。

又有一次，一位朋友，他在城裏面做着一個不大不小的官，預備舉行一個宴會，託我爲他邀幾位美國飛行員參加，來裝點門面。我因爲美國人到中國來後，常常由於社交生活的太少，而時有抱怨之聲，便利用此機會，爲他約了三位在休假中的飛行員。當然他們成了宴會中的貴賓，爲全體客人敬酒的目標；而那次宴會的佈置既富麗，酒食亦豐富，還繼之以跳舞，會畢興盡以後，我搭乘他們的汽車，在歸途中，偶然的問問他們一句「滿意嗎？」到今天我還懊悔當時有此一問，因爲其中有一位回答我的話，太使我難受。當時，兩位都說是很滿意，但有一位却冷冷的說：

「我曾經跳傘落在前線的中國陣地中，看見那些士兵，連米飯都吃不飽，今天的酒肉，未免太多了。」

美國人的爽直，令人可厭嗎？不，令人可愛！

九·陳納德將軍的技術

我并未學習過飛行，來談陳納德將軍的技術，未免是隔靴搔癢，自不知趣，但我只是紀錄我的所知，希望能給讀者一點認識而已。

在第一次歐戰時，驅逐機作戰，雖然是集體出發，但遭遇敵機戰鬥時，則是各自進行的，從沒有隻機作戰同戰鬥行動的。戰後，陳納德將軍在美空軍中服役時，那時，他還是個上尉，却發明了雙機共同進行戰鬥的理論，他認爲雙機作戰的威力，超過原有的威力兩倍以上，并且他用事實的表演來證明，他曾邀約一位朋友，各駕一機，兩機之間，繫一長繩，同時在空中作種種同一的動作，而繩不斷，且不妨礙飛行的動作，以證明兩機同時在空中作同一戰鬥動作之可能，亦因此可見陳納德將軍飛行技術的超人，不過他這個發明，并未被其時的當局所接受。

此後，陳納德將軍退役，到中國任空軍軍官學校總顧問，每當有新式飛機來時，陳納德將軍總親自先行試飛，他的勇敢和技術，使一般顧問和我們空軍軍官，都欽佩不已。

當飛虎隊成立時，在東瓜訓練，陳納德將軍即將他所發明的新戰術，訓練他的部下，由於這個新的戰術，使飛虎隊獲得偉大的勳績，和無上的光榮，更使陳納德將軍成了世界人民所崇拜的偶像。我們當然沒有忘記，過去敵人的轟炸機常常爲飛虎隊打得落花流水，甚至全軍覆沒的事實，效果的獲得，雙機突入敵陣，發揮不可抵抗的威力，是其唯一的因素。

不但此也，陳納德將軍的機智，却亦非常人所能及，他確實能做到運用己之所長，以攻擊敵之所短，掩藏己之所短，以避敵之所長，所以百戰百勝，無往而不克。原來飛虎隊所用的是「Z」式的驅逐機，敵人所用的則爲零式，兩者各有其長短，「Z」俯衝的速度，較優於零式，而迴旋轉折的靈便，則尚不及，因此，陳納德將軍禁止部下和敵人在空中戰鬥，却令他們於遭遇敵機時，即盡量爬升，居高臨下，瞄準敵機的死角，俯衝射擊，一擊不中，即再升高，繼以俯衝，於是敵人便只有捱打的機會，却沒有還手的可能，這樣，造成了與敵人一與三十的損失比率。

有許多人，甚至亦有些美國人士，認爲陳納德將軍，只是遭逢遠東的特殊機會，幸而成了時勢的英雄，這如果不是有意攻擊，便是不明瞭事實的一個議論，上面所述的事實，已告訴我們，陳納德將軍之成爲英雄，決不是一件簡單而可倖倖的事。

十·爲什麼優待那些飛虎們

當飛虎隊成立時，軍事委員會特地命黃仁霖先生組織戰地服務團，創辦了許多招待所，招待飛虎們的食和住，食則牛奶咖啡麵包猪肉等無所不備；住則洋房，

以及補充器材，充實設備，改善人事種種的問題，都分別報准獲得了適當的或逐步的解決辦法，請放心！國家不會忘記你們的，領袖不會薄待你們的，照目前的局勢看，主權還未接收完整，和平尙無確實保障，同胞仍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空背了一塊勝利招牌，絲毫未嚐到勝利果子的滋味，未來的艱鉅，尙難預計，你們光榮而沉重的責任，將是有增無已，感慨萬端，一言難盡，就此敬祝你們身心康樂，爲國珍重！

鴻來美旅 大科

空軍第二大隊赴美受訓，爲時一年，原期學成返國，參與作戰，迨至日敵投降，復奉當局令仍留美改習空運飛行，茲接來信，報導年來受訓情形，頗具公開價值，特予發表。

——編者誌——

××兄：

正月六日，我們奉命由奧克合馬到加里福尼亞等船回國，到達密汁總站後，又奉到華盛頓辦事處命令：第二大隊仍留訓練運輸機。我擬到達新地址後，再給你寫信，待命期中，一天延一天，擱了一個月，還未決定訓練地址；我想你和一班朋友們，正在盼望我們的信，並關心我們在美整個團體的動態，現在我趁着空暇將留美期中經過情形作全貌的報告：

(一) 先從船上說起——本大隊人員於卅四年正月廿五日，全體集中於孟買，廿九日上船，美國運輸艦威廉密切爾號噸位很大，容納三四千人還有器材，由孟買啓程經西南太平洋，有驅逐艦二艘隨行保護，每日船上演習警報，一夕數驚，不知是真是假。船抵澳大利亞時正是舊歷新年，在船上舉行慶祝會，航線來回經過幾次赤道，於三月三日到達洛杉磯上岸。船上共住三十三天，同船來者有公私費留學生張彬儀女士等十三位小姐，她們來自華西琪，張女士已結婚，我們叫她馮大嫂，她做過金女大教授，喜歡講笑話，在船上常爲我們講愛情故事，繪聲繪色，頂能解頤。我費了很大的工夫，調查十三位女士的姓名，作了一首打油詩，表達每個人的性格。同志們把這首詩背熟，隨口唸出她們的姓名來，她們很恨我。到洛杉磯上岸後，各奔前程，一直到現在，還不知道她們的消息。

(二) 在聖安托尼——三月三日由洛杉磯乘火車到坦士省聖安托尼陸軍中心學校。入校伊始，辦理移民手續，印指模，檢查體格，注射防疫針，測驗英文程度，按各部門，分班授課，聽號音作業。入伍生活，再作馮婦，每天累到腿痛腰酸。學科，注重英文，複習數、理、化及美國軍隊組織概念，特別調查入伍生之身世經歷，以資日後派遣工作，測驗高空生理變化，以斷定能否服空勤。術科，實施嚴格體育訓練，以養成堅強體魄。跳傘實習，實彈射擊，奠定空軍基礎。此一階段課程，迅速緊張，飛行組於五月二十日完成，其餘領航，轟炸，通訊，射擊，機械，電氣，各組於五月底結束，分別派赴專門學校受訓。

留我們課程結束時，聯合十一大隊軍官，舉行一次 Big Party，東請學校師友，當地華僑聯歡，參加者六百餘人，盛況空前，由我與張森義上尉負責籌備。

(三) 在馬蘭那——飛行組於五月二十五日離聖安托尼，二十八日到亞利桑那省馬蘭那中級學校，受過渡飛行訓練，學習機種是北美美號(AT-6)，受訓學員對教官之禮節，如學生規定，一切從頭

鐵床，絨毯，浴間以及一切娛樂設備無所不全。這一來，中國空軍及其軍佐幕僚等的食住享受，和他們比較，未免差別太大。但這還罷了，甚至我們自己比較好的營房等，亦撥交飛虎隊爲辦公處所，致使我們有時無地可住，或有住處而無床可睡，偶遇到招待所內有空間的房間時，想搬去暫住，或是偶而想到招待所的浴間去

一洗工作的積汗時，便看見招待所的人員甚至侍役的鐵青面孔，說那裏不招待中國人。積怨便從此而發，初則與招待所人員爭執，繼則直接和飛虎隊們衝突，當然，這類的事并不多，然而既已有了便令人不愉快，三十一年春天的，委員長到了昆明，知道了這些不愉快的事。

在一個星期日早晨，我們忽得到

委員長召集訓話的消息，心中不免有點懷懷然，誰知當委員長提到這不愉快的問題時，只愷切慈祥的說了幾句平凡而實不平凡的話，便澈底消滅了這些不愉快事件的種子。

委員長說：「一個主人請客，在禮貌上，自應盡力招待客人，使他滿意和愉快，請客吃飯時，主人甯可自己少吃一點，亦不願使客人吃得飽

，或是吃得不好。如果主人請客人來幫忙做點事，事情成功後，客人是功成身退，獲得事情成功的實際利益的，是主人，在客人幫你做事的時期，能不特別優待客人嗎？」

委員長訓話以後，一切的不愉快之事，自然而然的消滅無餘，中美空軍人員的合作亦日益密切，在不多時以後，曾發生了一個很動人的故事。

學起，不怕你老資格，動作做不好，教官便發起脾氣；倘敢抗議，押解回國，作有礙邦交論罪，只有低聲下氣 Yes Sir, Yes Sir, 接受飛行。用無線電通話，要講英語，英文基礎不好的，又加多一重困難。每天六小時在機場，四小時在課堂。飛行之外，要加油；聽講之後，有體育；適在訓練期間，正是夏季，高原氣候，炎熱異常，日間，一身是汗，夜間，睡不安眠，但爲國體爭面子，爲民族撐腰，大家咬緊牙根去忍受，不是過來人，誰體驗到這種滋味。此一階段辛酸生活，於七月二十五日結束，照例和美邦人士，當地華僑，敦睦友誼，我們先後舉行過二次跳舞會，仍是我與張森義上尉負責籌備，從此以後，轟炸驅逐分開訓練了。

(四) 在道格拉斯和伊尼——七月二十七日升學到道格拉斯高級學校，受B-25機訓練，該處仍屬亞利桑那省，毗連墨西哥，地亦荒涼，氣候相似於馬蘭那。我們到校後，先授二週學科，於八一四開始飛行，正好是我們的空軍節，又是日本投降紀念日，但當時，我們加緊訓練，並未鬆懈，每早三時起床，五時起飛，上課又怕打瞌睡，真要效法古人，聞雞起舞，錐股懸樑。九月，美軍開始復員，裁縮訓練機關，就誤了我們的課程。十月二十五日由道格拉斯歸併到奧克合馬和伊尼學校，因中西兩部訓練機關，行政不相隸屬，我們到伊尼後，又要重行檢查身體辦理入校諸手續。我們原是45-G班，因延遲時間改爲45-B班。開始飛行後，要加緊完成四個重要飛行課程，盲目，夜間，長途，編隊，日夜兼飛，於十一月二十日結束，二十一日舉行畢業禮。毛副主任飛來主持，同班者，有美國部份，菲律賓部份，巴西部份，各着各國的制服，表現不同的精神，晚上跳舞會，可以盡情欣賞洋姑娘的香膩。

(五) 受訓後的感想——我們高級訓練完成後，原定計劃應集中全大隊各部門人員，施予戰鬥訓練；但戰事結束後，美國已裁去此項戰鬥訓練機關，我們祇有回國後，自行訓練。

飛行部份的學業完成，雖僅僅九個月的時間，但因器材充份，訓練澈底，其收效果以及技術上的保險，不亞於國內航校三年；不幸的是全部飛行員經過此次淘汰後，竟淘汰了百分之×，使我們感覺到，以前國內的教育方法，與保健工夫，都不得法，今後必須要改良！

軍官自動守紀律及負責任的精神，應以此次來美受訓所得的自覺爲本，在美期中，譚大隊長的領導，就是以美軍軍官爲榜樣，提醒自尊自愛，誰都不願意自己丟面子。

(六) 課外活動——在伊尼學業完成後，我們得到十二天的假期去旅行或訪友或遊歷，隨各人的便，要到那裏，便到那裏。英文程度好的，大肆活動，洋姑娘很容易做上親密的朋友，我去旅行芝加哥，紐約，華盛頓，美東諸大城市；在紐約時，認識到幾位華僑名媛，其中有一位楊馨馨小姐，是華埠楊啓壯牧師的千金，秀麗嫻貞，已獲得生物學碩士學位，原籍廣東，亦能國語，英文更是頂呱呱，她現在是我的英文函授教師。

大多數的軍官，都有一個收音機，同住一棟營房，開放起來，聽取新聞，學唱洋歌，練習跳舞，非常吵鬧，大隊長規定辦公時間，一律 Switch Off.

好了，以後到新訓練地址，再續告。

中國的空軍出版社搬到南京新出版的八十八期，在這裏看到，大隊長請你想辦法，每期寄幾本來。

有一位翻譯官，一次去訪問一位飛虎，那位飛虎正在喝牛奶，順手倒了一杯請他，居然拒絕，當問他原因時，便說：「這是我們中國特備以招待你們的，原因是你爲正義而來幫助我們作戰，我無權喝這杯牛奶，不願意減少你所應得的享受。」這幾句話竟使那位飛虎跳起來，抱住他狂吻，亦可見委員長感召力之偉大了。

飛行「電腦」

雄飛

飛機降落是比較難的一件事，去年英國空軍技術委員會歐洲司令部發明了一種飛行電腦，可使飛機降落時，不用操縱桿而能降落到離跑道不及一呎的高度，然後這電腦再把操縱桿交回飛行員應用，以策安全。

「電腦」的大小，如同電話機一樣，裝在飛機座艙內，運用很簡易，但牠能夠指揮飛機，經緯上下，以及風向和氣流等不無顧慮過到。

介紹一個空軍部隊

朱民威

首先開闢了遠征日本的航路

有一段局外人不能深知的艱苦歷程

在美受訓

譬如每天十二小時的繁重學習，吃十磅香蕉，就够你承受；可是飛會了B-24，組成了中國空軍第一個重轟炸部隊。

隊史由遠征日本揭幕

在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國空軍由碧波機場起飛越海遠征日本，當夜到達日本九州熊本福岡等地，投下百萬張告日本人民書，勸告日本及早推翻其軍閥政府，免得將來玉石不分，同歸於盡。這次遠征日本的飛機，共只有二架，所用的飛機是當時中國所有的最佳遠程轟炸機——美國

製造的馬丁機，空勤人員也是當時精選人物，第一架上為飛行員徐煥昇蘇光華，領航員劉榮光，無線電員吳積冲，第二架上為飛行員修博蔣紹禹，領航員雷天谷，無線電員陳光斗。這批人員都是空軍第十四中隊的精兵，十四中隊是隸屬於空軍第八大隊的，今日我寫八大隊隊史，不能不追述這光榮的一頁。

於我空軍勢弱，徐煥昇氏說及當時艱苦情形：「我們總是黑夜起機，到達南京、蕪湖、大通、安慶等目標地區多半又逢到大風雨（夏季季節）那種氣候，出發轟炸，若有今日飛機上各種裝備，當然可以勝任，但是，一三三八年時日，一九三六年的飛機，所依賴的無線電定向器有時在飛行中途損壞，我們沒有死掉總算運氣。」

蘇聯飛機D-13使大

隊活躍

民國二十八年秋冬之間，中國正開始步入軍事經濟雙重難關裏，那時候敵我相持的陸軍陣綫即已西抵風陵渡威脅西安，中抵宜昌岳陽威脅四川門戶，南抵粵省西江威脅廣西，越南及北海深入之敵且已侵入廣西，經濟方面由於物資缺乏，生產力弱，以及通貨開始膨脹，物價一日數漲。在這種精神物質艱苦中，空軍第八大隊奉命飛集蘭州，接收蘇聯所供應的D-13中型轟炸機。

徐煥昇大隊長率領了第十中隊人員首先飛到蘭州，這位崇明島上生長的征日英雄真是一個飛行天才，他在留學德國時即已能說一點俄語，到蘭州以後，二次由蘇聯大隊長的帶飛，他就能單獨飛行。不久部隊調回四川成都，在成都太平寺機場實施全部隊D-13飛行訓練，二十九年正月，十八架銀白色D-13式機在其領導下，開始作支援陸軍前綫的對敵轟炸；炸敵的地點為岳陽、宜昌、許昌、信陽

、武漢附近地區。

有三個因素使得這個部隊無法施展其最大戰鬥力。第一因素是飛機所用九十三號精油，由蘇聯來的，路經新疆、甘肅、入四川，以駱駝、馬車，像一條緩慢而漫長的希望之河，二、三天之前由蘇聯入境的油，二、三天之後能以到達使用口——巴機的基地成都太平寺機場就算快的了。二、三天光陰日本在華軍火運輸力可以使其四十師團全部推進二百公里似乎也辦得到。第二因素是飛機數量只有十八架，訓練階段由飛行員孫令銜所飛的一架失事損失，（孫令銜全機人員殉難）只有十七架；這數量因為作戰時在損毀，旋損旋補的要求是辦不到，故而全大隊由十七架往下降，數量在作戰日歷上是愈來愈少。第三因素是巴機飛機是當時遠程轟炸機，具有高空飛行性能，每次出征均為單獨編隊遠程飛行；當時的戰鬥機 H.S. E16 均不能隨機掩護，故而敵軍防空力量雄厚之處不能前往。

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八大隊轟炸宜昌的戰鬥中，一架巴機由高冠才駕駛，他因為飛機有點小毛病，在中途落後了，基地電台已經拍電詢其如不能前往，不必勉強，高冠才是一個曾經因轟炸飛行折斷過大腿骨的飛行員，他依然前往，先去的飛機編隊轟炸了宜昌敵陣返還了，敵人起飛了二十架戰鬥機在警戒。高冠才單機到達宜昌，就陷於二十架敵機包圍攻擊中，在抵抗戰中，高的飛機前後座戰士擊落了敵機一架，但他自己飛機則被擊中起火，領航員何飛雄當時被彈射死在前艙，通信員與他二人跳傘下落，通信員落於敵陣被俘，備受虐待死於漢口，高冠才則落於兩軍之間，被我軍搶回，但因受了重傷，腿部出血不止，死於由三斗坪上航萬縣的軍醫船中。

這種犧牲，曾令烈士家屬哀痛無極，也激勵全大隊，戰士憤慨直前。

三、在美國天空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七日，八大隊的番號保留在中國國內，空勤人員以及由第一第二兩個大隊精選了一部份空勤人員合同編成了一個「三十組」，離開成都太平寺基地，向印度飛去。八月十四日由印度上船，一個月航

程，九月十四日到達美國西岸舊金山港，旋即赴桑地安那美國陸軍航空站報到，十一月一日開始了受訓生活。

在美國受訓的過程，仔細談起來，像一部軍事科學教育原理實施方案，頗可供我國參考之處。當三十組人員受訓期滿返國重入組成八大隊時，陳景祜科長安錫九隊長，錢卓倫隊長，劉福莊隊長以及楊槐領航長等為我談到他們在美國二年歲月，我於此綜記如次：

三十二年十月一日受訓開始，中國空軍接受美國軍事教育，第一個困難是語文。三十組人員在國內從前讀書時，程度至少為高中畢業，大學畢業生也很多，英文英語原可應付，但美國為了以後受訓的方便，第一階段先教九週英文。第二階段為預備教育，把三十組人員依技術分成五組，飛行員，領航員，轟炸員，通信員，機械員，（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射擊軍士在美受訓完畢加入共為六組）預備教育七週，頭二週為軍操訓練，後五週為各組的學科訓練，每日受訓時間均為九小時。

學科課程種類有數學，無線電學，氣象學，航行學，地面部隊與飛機防禦，化學戰爭，地圖學，軍艦識別，飛機識別，急救法，軍機保護，習慣與禮貌等。三十五天之中上課三百十五小時，如果是我們中國的教育方式用口講，黑板寫，那一定無深刻印象，有時理解都發生問題。可是美國人用的是電化教育方法，而且盡量的用實物教學，各關一教室；譬如飛機識別，他就有一飛機識別教室，裏面有敵我飛機全部模型展列，從早至暮，此一教室規定鐘點與組別，終日利用，由一專門教官在室內指導，受訓者列隊由一門進，由另一門出，如同赴展覽會參觀然。參觀時專管教官亦以必要之解講，另留一部份時間由受訓者發問，仍由教官作答，有時教官亦窮於答覆，彼立即以案頭電話轉詢該課目總教官得覆後作答，其率直認真如此。

電化教育方法實際說來不過二點：一為用電影片拍攝記錄各種教材，上課時即等於看電影一次。另外於教室以及受訓場所飲食起居場所裝置廣播收音機，時時以廣播機發出呼召命令。

教官均為軍士，但其出身則為美國各大學畢業生及各大學教授，因未受軍官教育，故在軍中仍為軍士，其中很多能以華語背誦杜甫李白之詩。三十三年一月，語文及預備教育完畢，三十組人員即赴愛桑那最南部

道格拉斯陸軍航空站受術科訓練，飛行員入該地高級飛行學校，領航員入領航專科學校，轟炸、通信、機械亦均各入專門學校分別受訓。各組受訓時間均為六個月，以飛行員受訓為例，第一階段飛初級及中級機，第二階段飛B-17機，在第一階段飛初級及中級機時，均係使用一種名A-17式轟炸機，每天飛行四小時，上課四小時；從熟練飛行開始。(三十組裏的人員均為在中國受教完成服務多年的老戰士。) 長途飛行，儀器飛行，(包括盲目飛行與夜間飛行，此兩種飛行均不看機外情勢而全憑使用機內儀器指導駕駛飛機。) 以及編隊飛行都逐項實施。由於美國的場地堅固，(機場及跑道均由水門汀及柏油鋪築的。) 油量無限供應，飛機多，在國內所不能辦到的在美國是毫不費力，就一應俱全，所以大家進步得很快。原定三個月每人必須飛行一百小時，結果在此期內每人飛行鐘點都超過規定數，美國教官的評論是中國飛行員技術超過英法加等任何一國。編隊飛行尤佳。

在飛行成績最佳的餘裕下，美國人把桑地安那英文教官找來，補正了英文的不及處。四月底第一階段結束時，飛行員組就再轉到新墨西哥州的

阿巴爾克 (Albuquerque) 受 B-24 重轟炸機飛行訓練。這一訓練係於五月初開始，每天繁忙更無休息，每日飛行，一上飛機升至天空，必飛六小時以上方能落地，這與在中國惟恐飛多時間用油太費正相反。最初大家都有點吃不消，譬如吃水果，規定每天吃十磅香蕉，最初或許過癮，幾天以後，你會嫌惡吃香蕉是一宗大苦事。基地是美國南部荒寂區域，每天飛行，到後來都覺得厭了，可是也知道一回國就得駕這種飛機遠征日本，不會再有機會練習了，所以在苦累之下，只好打起精神像每天吃下十磅香蕉式的從事飛行練習。

六小時飛行之外，還得上課，最重要的功課是發動機系及裝配。謝謝美國人對中國空軍英文補習教育，現在可用上了，那些無數的專門名詞如同飛機上無數油路管理電路，在不懂的人眼前就像螞蟻，像亂絲，在懂的人眼前就成了有靈魂的骨骼血肉，絲脈相連。

八月初，三十組由分而合，全部都已完成分科專門訓練，集中到科羅拉多的發愛不羅基地實施部隊訓練。這時由國內送來的射擊軍士也在美受訓完成，就以飛機為單位實施分組編配，接着就開始部隊訓練。這部隊訓

練可以稱為最後一段，其內容比前二段還要緊張，一天飛行一天上課，飛行鐘點每上了飛機至少是六小時半，而實際工作則在十二小時以上；譬如說，上午八時起機飛行，你在夜間二點四十五分就得起身，做完早務，走到機場報到已是三點四十五分；然後教官下課目，當天是什麼飛行課目，然後去作預備工作如畫航綫，拿裝具，掛炸彈，上飛機，正好到八點完畢這一切。在天空按照規定課目飛六小時半，落地時為十四點半，然後卸炸彈，拆機關槍，還要填機上規定由各乘員填寫的表格，足足要一小時半方能做完這些事，十六點離場歸去，吃晚飯，洗個澡，馬上還再補記學科筆記，當晚常趕至十一十二點。次日為上課日，不飛行，還輕鬆點，可以睡至早上六點起來，由九點上課至十八點完畢。第三天又飛行，為十二點四十五分報到，十六點起機，直到二十點半落地，一直弄到二十四點回去，次日夜一點睡，至六點又得起身，因為八點將有學科課目開始。

這種辛苦與忙累，把三十組的人弄得又黑(晒的)又瘦，領航長楊槐把他十八年來未停過一天的日記都停了，實在忙不過來，真有點像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影片裏美國工廠合理化的緊張神情無殊。

三個月部隊訓練很緊張的過去了，原定三十三年底結束時即可由美國租借法案撥給B-24重轟炸機若干架由三十組人員飛返參戰；可是美國由於軍事政治因素這飛機却不會撥過來，因此又重來一期三個月訓練。雙重訓練把三十組戰士的技術當然愈加純熟了，但也把戰士思歸供効祖國於戰時的心弄得沉悶起來，終於在陳納德十四航空隊所派的愛威瑞上校到華盛頓美陸軍部奔走要求下，把B-24機要到了手。三十四年五月，玫瑰與薔薇花開正豔的好月季，三十組英雄在總領隊徐康良，副總領隊洪養孚王士鐸率領下，由美國第一流空軍軍官配合着，銀白的機翼脚踏着銀白的機翼向東方遠渡重洋回國來了。

四·今日的八大隊

銀白色的B-24飛機落在棕色的印度卡拉齊基地，一住就是三個月，原定要飛到大琉球島參與進攻日本本土最後一擊的待命下，對日戰爭的煙火由於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而停息。

八大隊由印度越過喜馬拉亞山進入國境，等於給祖國的勝利帶來祝賀的鮮豔花朵；這花朵是潔白的閃亮在太陽光底下，三十組戰士們雖然暗自

滑翔漫談

厲歌天

飛上天的艱苦歷程·滑翔有什麼用處·中國滑翔史·怎樣去滑翔

開闢了登天的路

「我將要一輩子去談論翅膀！」這是意大利的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藝術家萊奧那陀·大·溫西的一句壯語。當十五世紀宗教裁判最兇殘的時候，也就是神權最壓迫人類的時候，這一位萊奧那陀·大·溫西竟然發生了這種「叛逆的思想」。「笨重的鷲鳥可以振翅翱翔在天空，……爲什麼我們人就不能展開雙翼飛上天去呢？」大·溫西發下了這樣大的宏願，於是就化盡了畢生的智慧，去研究生長翅膀和飛上天去的問題。雖然他所繪出來的圖樣，製造成了的翅膀，試飛起來，並沒有成功。但是神密的天空，從此就被這位「叛徒」打破了，

只有鳥類獨佔的天空，從此人類也有翱翔上去的希望了。

假如說天國有門，叩開這門的是萊奧那陀·大·溫西，若說天空中有無數條的自由道路，開闢這自由道路的也是萊奧那陀·大·溫西。

「將來總會有人生出翅膀來！不是我就是別人，——總是一樣，人要

會飛行的！」

萊奧那陀·大·溫西照着他自己的志願繼續努力着，到了一五一八年的竟爲自己的工作累死了。可是他在人類的文明史上却增添了燦爛的一頁，從此他算是種下了一顆「人要飛上天去」的種子。

頭一個飛上天空的人

萊奧那陀去世後，曾有霍克，斐思尼，凱利，拉勃勒思，史般索等人前後相繼研究過翅膀的問題，雖說是各有各的成就，可惜都沒有成功。直到十九世紀，德國的一位蒸汽機設計師奧多·李達爾爾繼承起這一件偉大的工作，多方面地設想，細心地研究



萊奧那陀·大·溫西

埋怨命運不濟，沒有用上自己所長，但國家已告解放，人民也慶更生，個人的戰歷多少是無足誇道的。

在印度，八大隊的編制由國家給予了三十組，洪養孚擔任了首任大隊長，回國在彭山基地小住，這支部隊又向滬濱進駐，目前在滬郊基地駐防，大隊長由王士英氏繼任。

你當然會在上海的電車裏，電影院裏，街道上，百貨公司裏，酒菜館裏，舞場中碰到這些八年來練成鋼似的。請你別以爲空軍人物只會遊樂，這些年青小夥子，當他們從上海戰火裏出生入死時開始，八年來一直在演酷烈的戰士一角，而今，戰爭勝利了，他們之中許多同袍業已腐爛在荒原裏；他們却後餘生，在上海駐紮，能不也於軍營放假外出時，參與一下上海市民們天天在過活的甜蜜歲月嗎？

當中國局面還是在如此風雨飄搖，自身基礎尙待建築的過程中，我們有了像八大隊這種空軍部隊，是足稱珍貴的；他們都是你們自己的子弟，在這次大戰中他們首先獻身，今後亦將爲國爲民獻身，你們不感覺他們是你們最好的子弟嗎？

我謹先介紹經常與上海市民們見面的八大隊戰士，有機會其他的空軍部隊也將逐一向同胞報導。

，終於製成了一架平衡滑翔機。這一位可敬的工程師研究到四十歲的時候，在一般人的譏諷和嘲笑之下，他毅然地到了郊外，坐上自己製造的輕翼滑翔機，從高崗上往下跳躍，讓他製造出來的翅膀在空中飛行。這種試飛他越來越有興趣了，他孜孜不息地前後曾經飛躍過兩千多次，但是在二八九六年八月九日這一次的飛躍中，因

在芝加哥認識了李陵達爾的學生奧多·沙紐特老科學家，他們弟兄的飛行志願才算走上了正途。到了一九〇三年，拉脫弟兄居然造成了一架滑翔機，同時又裝上一部十六匹馬力的煤油發動機，於是世界上的第一架飛機就出現了。

就在這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拉脫弟兄把他們製造的飛機，在吉提·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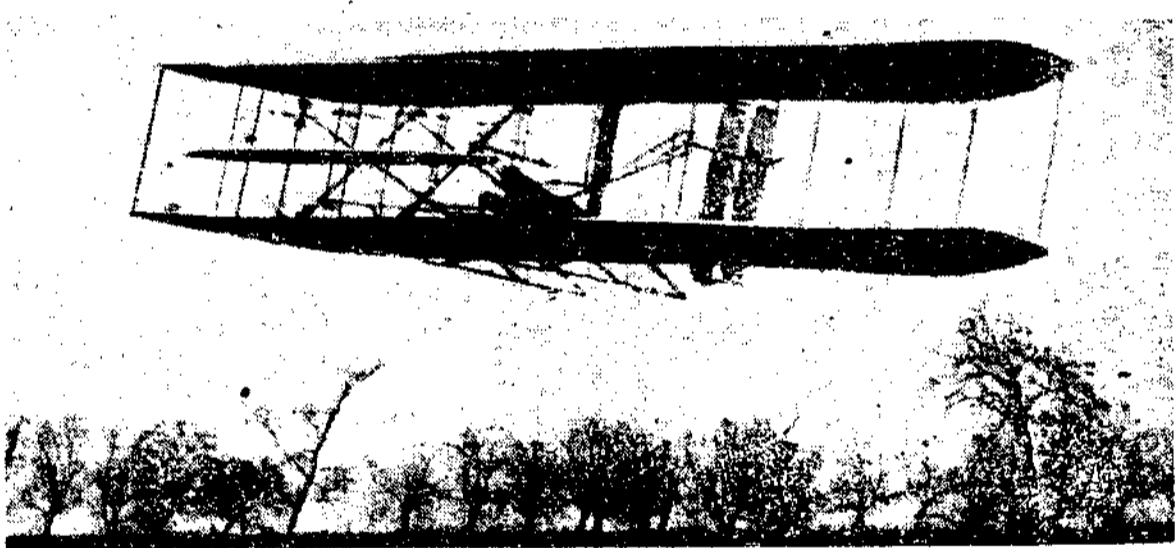


奧多·李陵達爾

烏克海濱試飛了，當許多觀眾的場合上，他們居然飛到五十三公尺高，和十二秒的時間。從此，神祕的天空，被人類征服了。人類能够飛上天去，拉脫弟兄算是完成了。

看誰飛的久，飛的高，飛的遠？

飛機很快的在世界上發展開了，可是沒有發動機的滑翔機在世界上也備受各國熱烈地歡迎。從拉脫弟兄第一次飛上天去之後，僅僅三十多年的光景，我們看看滑翔機進步的怎樣驚人吧。滑翔運動發展最早的國家，



拉脫弟兄第一次飛到空中

空竟然飄翔到三十八小時又四十分長久的時間，在這一年以前，世界上還沒有人留在空中這麼久的。在女子方面，蘇聯的里特森思加耶也會在天空滑翔到十五小時又三十九分的新紀錄。

一九三六年，蘇聯的奧夫夏尼可夫駕着滑翔機藉着上昇的氣流往上爬，爬，一直爬到了四千二百七十五公尺的高度。說起來這不能算是偉大的壯舉了。

再說一九三七年，蘇聯的拉斯特爾愛夫駕着滑翔機，在空中居然滑翔到六百五十二公里遠的距離，他也打破了世界上最遠紀錄的德人愛爾秀納爾的五百零四公里。

從一九三七年以後，滑翔在各國進步的情形，因戰時的關係，作者尚未得到新的參攷材料，不過，在這幾年當中，我想一定更有新的進展的。

滑翔飛行有什麼用處？

滑翔飛行這件事，可以說是既好

不能不認是德意志，但是近年來成就最高的要算蘇聯了。
一九三五年，蘇聯的滑翔家李希金駕駛着沒有發動機的滑翔機，在天

爲他那簡單的滑翔機出了毛病，這一顆明星就殞落了。

過了幾年的功夫，美國曼里維里地方有兩弟兄，哥哥叫威里普·拉脫，弟弟名奧爾維·拉脫，（這就後來聞名全世界的拉脫弟兄）他們自幼承襲了父親的啓發，對於翅膀問題就發生極濃厚的興趣。及至成人之後，因家貧弟兄們靠修理腳踏車爲生，後來

玩而又有用。一個人駕起滑翔機，藉着它適宜於飄翔的翅膀和機身，施展着你的駕駛技術，在空中遇着平穩的氣流，可以向四面八方去飄，遇着上昇的氣流，又可以盡量地往高處爬，對於身體，有舒適的運動，對於智力，有良好的發揮，對於精神呢，中國有句俗話：「飄飄欲仙」，潘岳的文章上有「雁飄飄而南飛」，司馬相如傳上說「飄飄有凌雲之氣」。從這幾句話裏邊，我們已經看得出人對於「飄飄」是怎樣的美慕，怎樣的心嚮往之了。假如我們一旦真的離開地面，田野，樹林，村莊，山嶺，江河，都留在你翅膀之下的時候，你乘着長風翱翔在無邊無垠的天空中，你可以御風，你可以凌雲，對於大地可以作種種的鳥瞰，當你遨遊在無涯的太空的時候，你的氣魄大了，你的胆識壯了，你的胸襟開闊了。誰能說這不是最好玩的事情呢？

至於滑翔有什麼用處，在下面我們舉出三條最實際的分別談談——

(一)空中列車 交通工具也可以說是社會文明中的一種，在我們中國，雖說已經有了輪船，火車，汽車和飛機，但是我們不可諱言的，直到今天我們的土車，雞公車，人力車，轎子，滑桿等等仍在普遍和大量地使

用着，試想想那些情形吧，一個人推一個人拉一個人，或是兩個人甚至四個人擡着一個人，這簡直是野蠻人的行爲，而且也多麼的不好道啊！一個人的努力是神聖的，可是把這神聖的努力，用在另一個人的一身臭肉上，這不但是醜惡的現象，也實在是國家的一種大損失。

人生的目的中，有一部分是征服自然而適於生存的。科學發達到今天，限於人力走不到的路程，有火車汽車可以代替了，經不起人體重量的湖海江河，我們從上或下都可以通行，無路無緣無梯子可以攀登的天空，現在也可以藉飛機昇起來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了。不過，火車必需有鐵軌，汽車必需有公路，江河又得遷就它天然的蜿蜒，只有天空才沒有阻隔和灣曲，四面八方都可以照直飛去的，然而飛機離了汽油却又不能行進了。要補救這一個弱點，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滑翔機。

假如是爲運輸而使用滑翔機的話，那我們可以使用大的滑翔機，一架飛機可以用繩索拖帶一架，兩架，三架，甚至十架，或二十架滑翔機。滑翔機上可以乘搭旅客，可以裝載貨物，把飛機比作火車頭，那一架接一架的滑翔機，不酷像一節一節的列車了

嗎？因爲這是在空中行走，所以稱它爲「空中列車」。

擊滑翔機同飛機比起來，製造滑翔機可算是太便宜了，同時製造飛機的一切材料，我們這落後的工業，在目前還沒有法子辦得到，然而製造滑翔機，除了鋼管鋼頭之外，層板，膠粉，蒙布等等，我們完全能够製得出來。假如在早我們已經製有大量的滑翔機，對於現在的復員問題，該有多大的幫助吧！

(二)補助飛機駕駛員的訓練 不論是直接或間接曉得飛機駕駛員訓練情況的人，他就清楚訓練出來一個飛機駕駛員，是相當費事的。使用飛機，消耗汽油，而且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

訓練駕駛滑翔機呢，滑翔機我們自己能製造，同時又不用汽油，只要有人把橡筋一拉，就可以飛起來，或是從高崗上往下一彈，更能够如意地練習飄滑了。像這樣的訓練，既省汽油，練習起來又較安全。滑翔機訓練成功之後，再學飛機駕駛，那就省去很多的學習時間了。

(三)搶了傘兵的生意 在這次世界二次大戰中，我們常常看見有傘兵出現。地面上通不過的火綫，傘兵從空中通過，降落下去或破壞，或奇

襲，就收到很大的戰果。但是，傘兵却有幾點不能補救的弱點。第一跳傘降落到地上的時候，常常發生跌傷脚部或腿部的事情，假如一個戰鬥員的脚部或腿部稍受挫傷，難免不減少他的戰鬥力；第二從飛機上跳傘降下來，所能攜帶的武器和給養，終於是有限的；第三傘兵是一個個跳下來的，降落的情形可以想像出來，是分散的。我曾親自看見同事們，從一架發生故障的飛機上跳傘下去，有的落在山頭這一面，有的落到山的那一面，結果在兩天之後，才彼此見了面。如果是跳到敵人後方去襲擊的話，這不能不算是任務上的一種困難。

假如要使用滑翔機呢，第一可以大量的乘搭戰鬥員，滑翔落地；第二滑翔機不但可以裝載機槍彈藥和各種砲類，甚至還可以裝載坦克車。按照原理上講，滑翔機藉它的高度向前滑翔的比數，是一與二十四。這就是說，有一千尺的高度，就可以向前滑翔到兩萬四千尺遠。如果是在兩萬尺高脫鉤的話，該向前滑翔多麼遠吧！滑翔機又沒有隆隆的發動機聲，悄悄地就降落到敵人的後方了。想想看，一些戰鬥員，跳出滑翔機來，使用着機槍，使用着大砲，駕駛着坦克，橫衝直闖地能够發揮多大的威力吧！就在

這次世界二次大戰中，盟軍擊潰了法西斯，像有些島嶼的佔領，像法國的登陸等等，滑翔機，降落的使用，不能不算是一份大的力量。

中國滑翔運動小史

提起中國的滑翔運動史，第一個最響亮的名字就是韋超。這並不是說中國的滑翔缺少不了韋超，而是由於韋超先生的努力才把中國的滑翔運動展開的。雖說在民國二十年間，天津北河汽車學校主辦人隋世新，朱晨二先生也曾製造過一架滑翔機，二十三年廣西航空學校亦曾使用過滑翔機補助教練，民國二十五年歐亞航空公司經理李景樞在上海組織起一個「滑翔飛行社」等等，他們對於滑翔運動的努力，是不可抹殺的，但是因為種種複雜的原因和困難，不是沒有成功，就是沒有發展開。能够把滑翔機飛行在全國各大都市的上空，而引起一般人對於滑翔的注意，對於滑翔運動發生興趣的，這不能不歸功於韋超先生了。

韋超是一位廣西的大個子，早年考取留英航空工程公費生，在英學成後，又轉往德國習滑翔飛行，獲得德國的滑翔員證書後，即應聘為奧國的滑翔學校教官。後來韋超先生想把滑



中國的第一位滑翔家韋超

翔帶到祖國來，於是他就離開了歐洲。

滑翔飛雖然比飛機飛行較為容易，但是在平地上要建築起一座樓房院子，還是一件吃力的事情。經過韋超先生幾年的奔走，滑翔班居然於二十八年六月成立了。早在數年前，天津大公報社的同人，從德國買來的一架高級滑翔機，韋超先生就藉着這一架「大公報號」，把滑翔飛行，貢獻到我國一般人的眼前了。當滑翔運動在中國正展開的時候——經韋超先生幾年的滑翔飛行表演，幾乎每人都曉得滑翔飛行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却在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的下午，爲了起機後脫鉤發生了毛病，因此，韋超先生就把他的生命貢獻給他的事業了。雖然還有幫助他發展滑翔運動的李大經

周善等，和後來參加的章鼎烈周盛科楊永章章鼎特溫啓鈞諸人，爲滑翔運動繼續的努力，研究，開展，但是韋超先生的犧牲，在中國的滑翔運動上不能不算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中國的第一個滑翔家韋超先生爲了推進滑翔運動，壯烈地犧牲了。但是李大經，周善，章鼎烈，章鼎特，周盛科，溫啓鈞等這一羣飛行出身的人員——有的充當過部隊長，有的任過分隊長，或飛行教官，或隊員。從此就孜孜不息地細察韋超先生的筆記，研究各種滑翔的理論，計劃滑翔的訓練，推展滑翔的運動。終於在李大經他們大家合作努力之下，訓練出兩期男女滑翔員，在後方各大都市成立了七個滑翔站，設滑翔場，築跳傘塔，把滑翔飛行送到了民間。

再看「大公報」表演

這是油菜花剛剛綻黃了田野的日子，我乘坐一輛鷄公車，沿着田壟上的小道，要去一個地方領取航空器材

九三期 (一八)

，當我經過溫江機場邊的時候，忽然想起章鼎峙上尉領着幾位早已畢業的滑翔員正在這里作高級滑翔練習。「看看他們滑翔去！」心裏禁不住這個念頭，於是我就岔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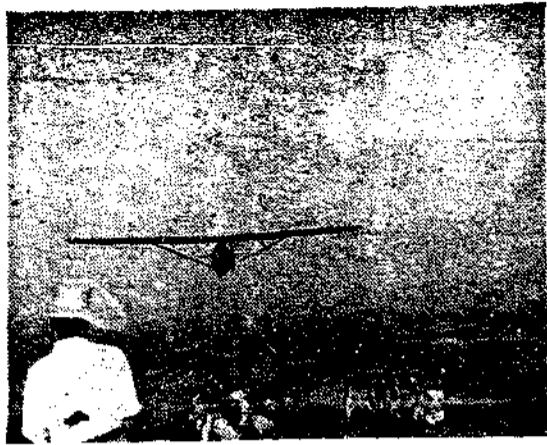
當我正打聽滑翔班的住址時，忽然碰見陸業繁少尉。承他把我領到滑翔班，見了李大經班主任，和章鼎峙，周盛科，溫啓鈞諸位飛行教官，也見了邵寒梅，柳汝仁，羅濟民，胡體彬，梁素珠諸位滑翔員這幾位都是陸業繁的同學，現在空軍幼年學校充當滑翔教官，最近來此地作滑翔飛行的

晚上我就住在滑翔班了。感謝上帝，第二天真是天朗氣清春風煦和，這正是好飛行的天氣。當章上尉他們去飛行的時候，我也跟着到了機場。周盛科教官帶着學員起飛了。六位滑翔員在草地上圍坐成一個半圓的弧形，章鼎峙坐在對面講起今天飛行的課目。最後我聽見章上尉說：

「今天飛行的次序是：邵寒梅，羅濟民，梁素珠，胡體彬。」

短小精悍的邵寒梅少尉，動作很敏捷地登上了「滑翔機」。我也很興奮地跑到滑翔機周圍去張羅。拖繩掛妥當。章鼎峙上尉指揮着，伍錫堯教官將飛機開動了，當邵寒梅的滑翔機

離開了地面時，空中的滑翔機立刻間
給人不少的愉快。



看！他的滑翔。

第二名是沉着穩健的羅濟民，他的落地最精彩。恰是他的性格的作風。下滑像流水，兩翼保持得很平穩，輕輕地着陸了。

梁素珠少尉是一位女滑翔員，原先她是章鼎時的學生，現在已經成為他的夫人了。在中國，夫婦倆都能够雙雙飛上天的，恐怕他們夫婦要算是唯一的一對兒了。

接梁素珠之後飛行的是胡體彬少尉，這是一位體格很標準的滑翔員，飛起來他的技術也很嫺熟。胡體彬不但是個優良的滑翔員，對於器樂和聲樂，也都有相當的認識。

最後，「大公報」號滑翔機推出來了。第一次我看見這「大公報」滑翔機，那是民國二十八年間，我帶着學生從空中落到機場來，看見機場邊上圍着一羣人，於是我就爬下了飛機，叫學生單獨去飛行，自己跑到入羣處，原來大家在看「大公報」滑翔機。這是章超先生準備去表演的。因為職務的關係，可惜我只看見章超先生的起機，並無眼福看見他技術的表演。今天都要看章鼎時上尉的滑翔了。

章鼎時是章鼎烈少校的胞弟，兄弟兩人都是學驅逐的。自從章超先生犧牲之後，他們昆仲爲了要助成滑翔事業，章鼎烈辭去了驅逐隊長的職務，章鼎時卸下分隊長，先後都到了滑翔班來努力滑翔運動。

假如我們不健忘的話，當民國三十年間，章鼎時這三個字對於一般人是不陌生的，他曾經駕駛着滑翔機在重慶，在成都，在雅安，在桂林，梧州，南寧，芷江等地上空，都有過精彩的表演。

現在章鼎時從「大公報」機身底下的草地上爬起來，他已檢查完畢了。他登上「大公報」號滑翔機，對我們招招手，就被伍錫堯的弗力特拖起離地了。當他們爬高的時候，李大經主任同我談起滑翔這一種飛行。他談

到目前的滑翔運動，滑翔飛行在世界上的趨勢，最後他又說到滑翔機最主要的功用，是在一個「落」字。在戰爭時期，利用滑翔機的降落，曾經發揮過想不到的力量。戰爭是結束了，但是在今天呢，滑翔機對於補助教育，對於運輸。還仍然有它的光明前途。

聽見誰說一聲「脫鉤了！」我抬頭看看天空上的「大公報」號滑翔機，像一隻大大鵬鳥，兩翅直挺挺地伸展着，弗力特飛機飛走了，剩下這架滑翔機留在空中，盤旋復盤旋地翱翔着，我測量着高度，大概有三千尺的樣子。駕駛滑翔機的經驗，我是連一次也沒有，因此我對於章鼎時上尉的駕駛技術，是不敢言「褒貶」二字，我只覺得，他的平飛猶如流水，是平穩的，大轉灣，中轉灣，小轉灣，不但圓，而且那種自然的狀態，確實像一隻展翅的大鵬，在下邊看着，真是引人有躍躍欲飛之感。後來看着它的姿態將要翻筋斗了，果然翻了一個，接着又翻了一個，他一連翻了三個。這時候使我忽然想起：鳥類的飛翔雖說有各種姿態，但是我一直還沒有看見有什麼鳥翻過筋斗呢。

當章鼎時表演過各種特技，俯衝下來，又繞了一個圈兒，側滑了一段

，然後落到機場來的時候，太陽已經偏過正南方了。

午飯後，本來我打算要特地再去看看李大經主任，想聽聽目前的滑翔運動和推展的概況，希望多得點滑翔的知識。湊巧，李主任他們正在開班務會議，但是我又因爲時間的關係，不克久等，因此沒得和李主任住長談就離開了滑翔班，至今還覺是一件遺憾。

一九四六年於四川

中國第一本研究航空心理專著

航空心理學

著作者：桑燦南

出版者：成都桂王

橋東街西

八號今日

新聞社

定價：國幣八百元

慈母心 · 遊子戀

從軍十年記

(上)

戰士手記 · 體素情懷

楊 槐

爲了幹空軍，我瞞騙了母親，離開了母親，直到現在還一直瞞騙着，離開着，指指算算已整整的十年了。

在兒時，母親是第一個告誡我不要說謊的人，但待我長大了，竟撒了一個謊，而被瞞騙者正是我的母親。骨肉的分離，本已是人間之不幸，誰想這不幸的分離中尙夾雜着良心上的懺悔呢！

我瞞着母親投效了空軍，我瞞着母親參與了抗戰，我瞞着母親遠渡了重洋；現在抗戰勝利了，我還微佻的活着，但我心靈上已經烙有一個不可磨去的斑痕，這斑痕起碼是愧對母親的，因爲她不再把我當一個潔誠的孩子看待了。

十年來我沒一刻忘了我的事業，但我也沒一刻忘了我的母親，每當事業與母親的思潮湧在一起時，頓時在我的心頭便激起不安自憐的巨浪，所以十年來我的心情始終沒有平靜過。

我日夜期求着能有站在母親面前懺悔解釋的這麼一天，使她能瞭解爲什麼我要隱瞞事實的苦衷，如此或能得到她老人家的寬恕而聽到：「孩子！我能看到你的歸來，已不再追究你過去不誠實的報道。」果如此我精神上真是獲得至大的解放了！那時我必喜歡地跳起來說：

「媽！世界上真正的原諒，只存在於母子之間，這種原諒是基於人間偉大的愛，除此再無其他條件，您說對嗎？」

然而我期求的這一天，何時才能實現呢！

抗戰勝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那一天，我正駐防印度——啊！這個不堪回首文明古國的老鄰邦——，空閒去我的祖國我的故鄉雖然那麼遙遠，但

是我的心已隨着廣播電台放出來的勝利之波，掠過恆河平原，躍過喜馬拉雅山進入血戰八年的祖國，又穿越長江，黃河，長城而回到了故鄉，老家的景物是否變遷了！我尙無暇想及，第一個印象出現在我的眼前的，便是我那年老的母親。

母親沒有讀過書，但是她確明事理。當我小學畢業的那一年，不幸父親以小疾死於庸醫之手，這時四弟剛一歲多，母親於傷心之餘，不但撫養着我們這幼小的一羣——同弟妹共五人——同時並擔當起繁雜的家務。

我計劃着去北平上學，親友們都是一味地反對，原因是：年紀太小一個人怎麼可以遠行，縣裏不是有中學嗎？且有的長輩提出：父親新喪，你屬長子，能忍心離開你的寡母弱弟們遠遊嗎？

我尙年輕，因爲父親死了，已不再視自己是個孩子了，但是意志終如秋雲似的薄弱，親友們既勸我不去北平上學，我也就樂得不去，說實話，十幾歲的孩子，誰捨的離開他的母親哩？

可是母親的主張不是這樣。她認爲縣裏的中學設備簡陋，父親活着時已決定送我去北平上學，今父親雖死了，但不能改變父親的遺志。所以親友們的反對並未生效，母親還是含着喪夫別子之痛，到時令我去北平上學去了。

我總算爲母親爭臉，在報名有一千零六十餘人只考取四十名的一個學校裏，我微佻被錄了。

母親希望我高中畢業後回到鄉裏能找一點事情作，最好是服務教育做個教員，若此，事也做了，家也顧了，母親可以卸去理家的重担。

我贊成母親的計劃，我也朝着母親希望的方向

走，但是日本軍閥在華北的陰謀，朝鮮浪人在平津的橫行，使我預定的路線改變了。我爲不使母親顯示既久的希望頓歸消滅，所以卑劣地採用了「說謊」將母親瞞過了。誰想這一瞞竟瞞了整整十年，於今抗戰勝利了，尚不可能得到機會跑到母親面前痛哭一場請罪懺悔！此刻，我真不敢想像母親是否尚等着我這種懺悔呢？——因爲家書已有三年多的斷絕了。

記得是民國廿五年的舊曆年，我由北平坐夜車趕到家裏去過年。這時我在北平秘密投考空軍，體格檢驗已及格，——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此時已由東北伸入長城山海關，華北的中央勢力均須撤至黃河以南，記得北平各校的紀念週停做了，總理遺像取消了，中學的集訓解散了，因爲凡此均是有礙中日邦交；故當時的空軍招生，都是秘密舉行；所以一種「准亡國」滋味那時平津的同胞們已開始嚐到了。——學科考試自度無問題，所以年後便準備南下赴京受訓了。

爲了避免母親在直覺上的刺激，回到家裏對投考空軍的事我一點兒也沒提；只說北平情形日惡，擬於今春赴京改學機械工程。母親當時說了這樣的話：

——你已大了，你自己的事本來用不到我來管；當你爸爸新喪之後，我能令你去北平上學，自然六年之後我也應該讓你去京遠遊；但是目下局勢險惡，萬一變亂一起，交通斷絕，那時天南地北，我在家裏尚有你弟妹們相倚，而你孤零一人又將怎樣辦呢？

母親的話雖不是預言，但是我知道說的千真萬

確。我的心中倒不畏懼將來個人的孤苦流離，而是深恐母親所說的這種遠景即將成爲事實。所以當時我表面仍是力持鎮靜，並說明變亂是不會有的，即有之，我也會設法歸來。

母親沉思了一會，苦笑著說：

——北平離家這麼近，還要三天多到家；南京不是更遠了嗎？……

爲了參與航校新生的入學考試，在家過了「破五」便動身赴平，臨出家門前，弟妹們仍保留着過新年的歡樂，高呼着：

——大哥！不要忘了給我寄南京的畫片！

——大哥！不要忘了給我們帶南京的板鴨！

……

但母親這次卻露出我從來沒見過的惜別的臉面流下眼淚來了。

我見母親哭了，立刻便安慰着說：

——媽！大年六的，怎麼好哭呢？一放假我又很快的回來了。

可是我的話尚未說完時，自己的眼淚已簌簌地落到衣襟上了。母親命令式的說：

——好！快把臉上的眼淚擦乾吧！小心凍破了你的臉！上車去吧！

車動了，母親同弟妹們於寒風中向我揮着熱情的手，我坐在車內回首望着她們，兩行熱淚又連珠般地滾下來了。——這一別，誰想時間又會有十年之久呢？

到平不久，參加學科考試，未幾接到通知被錄取，當時懷着沉重的心情，悵然離開了這座風雨飄搖的古城——北平，美麗的城市，我的第二故鄉。

三月十五抵達南京，赴小營空軍入伍生營報到，立時落髮更衣，有生以來未見過的草鞋也強令穿在腳上，跑在鏡子跟前一看，十足的變成一個「丘八」了。同來的伙伴已有發出「受不了」的呼聲，但有幾個「老兵」似的傢伙卻在旁邊故意的說：「哼！這已受不了，苦的日子還在後頭呢！」

「惜髮不惜學」的公子哥兒，見來報到的人們都已變成廟裏的和尙，圍裏的葫蘆，對鏡顧影自憐了一下，小頭一擺，到也未報，拔腳走了。

我瞞着母親，遠離了故鄉，現已穿上灰棉襖，換上稻草鞋，由今天起在我的生命史上又另起了一頁，我已正式加入空軍了。

終日集合，講話，發東西，解散又集合，不知來了多少次；可笑的事，不許你笑；理應討論的事，也不許你說話；說這是軍事學校軍事訓練。

由北不來時，在一個車內熟識的幾個人於睡覺前湊在一堆，各人摘了帽子摸摸自己的光頭，看看穿著的草鞋棉襖，都嘆了一口氣說：

——唉！想不到幹空軍之前，還要當大兵，這當如何辦呢？

有的主張「開小差」，有的主張先幹幾天看，有的說「既來之，則安之。」

是的，「既來之，則安之。」我爬上被指定好的雙層牀上睡去了。

南京已經來了，給母親的信當如何寫呢？這問題是同連的一位同學幫我解決了，他原是南京某大學的二年級生，自然該校有他不少的同學，他很樂意託他在校的同學幫我轉信，所以我也就借用該校的地址向母親通信了。

每封信裏我全是假造一套在學校的口氣，對入伍上操的事隻字不提。大概半年以後，母親來信向我要一張新近在校的照片，這當時可把我難住了，因為自到軍校入伍，把那套軍服換上就不再准穿便服了，如將著軍裝的照片寄回，必使母親生疑。後來靈機一動，我便去校本部在室內游泳池中攝了一個赤身游泳小照，寄回家裏。過後接到母親由弟弟寫回信，記得大意說：

……南方的氣候對你的身體很好，從像片上看，媽媽說你的肌肉發達了許多……

我看後笑了！其實南方的氣候使我腳上長了濕氣，夜裏熱的使我不能睡覺；豈不知，肌肉是由拉單槓，跳木馬，出操，跑步練出來的。設在北方，如有同樣的鍛鍊，我相信我的身體必更健壯些，因為北方的氣候對我的身體更覺適宜。

寒暑假的時候，母親都會來信催我回家，但我先後均以「補習課程未便分身」的理由隱瞞過去了，事實上，是軍校入伍根本沒有什麼寒暑假可放。

入伍的訓練，確實使我們的生活大大改觀，我們不但學會了「立正」「稍息」，並且學會了如何走路，如何吃飯，如何穿衣？三個月的新兵教育後，我們已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軍人，從此再不樂聽人呼我們「老百姓」。因為這種稱呼對軍人是一種無比的輕視。

一年多的入伍時光過去了，每人卸下了背包，脫掉了草鞋，各人挺挺胸，振振肩，好似從此便可插翅昇天了。各人都喜氣洋洋的準備動身分向洛陽，廣州兩地航空分校去報到，我自然也是喜歡，但

內心又引起了不安，我不知當如何自圓其說以稟告母親？同時我是被派去廣州，塞北嶺南，真是去母親更遠了。

到了廣州，風俗人情，氣候水土，樣樣都使我這「北方佬」感到新奇，在新奇中使我感到困難的，便是語言的不通，所幸我們的文字是完全統一，處處我可以筆代話，否則簡直是到了外國了。

寄給母親的信，說是我來廣州旅行見學，並寬慰着母親不久學成畢業即可歸去。母親的來信，責備我越跑越遠，說我在外心野了，已忘了家；母親很想看到我，因為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母親長達一年之多。我未嘗不想回家看看母親，但學校裏繁重的課程，北方緊張的局勢，我又如何能償母親的願望呢？

廿六年正是鮮荔枝在廣州上市的時候，一個假日我剛從荔枝灣游泳吃冰回來，走到寢室，母親的一封信掛號信正在等着我，我不顧將透濕的游泳褲晾好即去拆閱母親的信，信中這次沒有催促我回家，也未責備我跑的這麼遠，只說南方的水土風氣既與北方不同，望我要格外的保護身體，珍惜熱情；母親的意思是說我的年齡漸漸的大了，不要有浪漫行為。

除信外，尚附有一張闔家的照片，母親坐在中間，四弟緊靠着母親，三弟同妹妹則分立於兩旁。從像片上我看不出母親的蒼老，但很顯然是弟妹們都已長高了。

我久苦不能隨侍母親的身側，今千里遠隔，有母親的一張照片伴在身旁，於心也算略安了。可是日子沒有多久，蘆溝橋燃起了抗戰的烽火，我們的

羽翼尚未豐滿，而敵人的空軍已大批向我沿海重要的城市出動了；就在敵人的恣意轟炸之下，母親那張可貴的照片是被毀了，我們也眼裏含着淚，心裏懷着恨，隨着學校西遷了。

八月下旬，在報上看到故鄉淪陷的消息，對母親姊妹們的安危，真是焦念之至！當時想起母親一年前在家對我說的話「……萬一變亂一起，交通斷絕，那時天南地北……」我確有點懊悔了！

大約家書隔絕了有半年，我想為此母親不知空淌了多少的眼淚；那時我已到了初被國人注目的西南重鎮昆明——啊！這個山明水秀的亂世桃源，曾被譽為抗戰期間大後方的安樂窩。

在昆明我曾借用一藥房的住址向母親通信，自然信裏說我是在學醫當藥童，因為此刻若用大學生的口氣去通信，恐怕母親就要受連累了！敵人多年來處心積慮想亡中國，今在其佔領區首先要「愚民」，故對所謂知識份子，視為最大之眼中釘。在避免敵人檢查信件識出破綻上，我對信中措詞上不僅會費斟酌，即對信封信箋之選擇，筆跡之摹擬上，我也曾大下工夫，於今思之，這是一件多麼惱人的事呀！

信連着去了幾封，過了數月果有家信復來，欣慰於戰禍之餘，全家人口尚平安。信末三弟寫着：「媽媽說，無事少寫信。」是的，現在是戰時了，我與家不僅是天南地北，並且是分屬於水火不容的兩個對壘！

誰造成我們的骨肉分離？誰造成我們的音訊隔絕！——我想到這裏新仇舊恨野火般地燒起來了。

(待續)

美空軍航路電台業務概況

蔣翼輔譯

組織機密，遍佈全球；戰爭現已結束，此一有世界性的組織，可致力於民航，消除航行的危險。

安全第一

日本投降，戰爭剛結束不久，昆明美空軍航路電台 (AACCS)，收到緊急電報，請求救援，此為由硫磺島至昆明運輸機一架在收復區某地失蹤。

AACCS 利用定向儀網，開始搜索失蹤飛機行動，由二個以上的定向儀測定失蹤飛機方位，並由昆明電台即刻通知空中飛機。在二小時以後，失蹤飛機之飛行員得昆明電台指示，穿雲而下，降落柳州機場，人機安全。在此架飛機內有貴賓一位——紐約主教司派門，視察美軍裝備，此係最後一次行程，因為 AACCS 工作效能迅速，致失蹤飛機得救，紐約主教按照預定行程延遲數小時。這組織與裝備，在戰前已有深確之研究，其主要目的乃求空中之安全與減少危險性，在任何天氣狀況或緊急情況之下，飛機出動

，由起飛地點至着陸地點，利用種種通訊儀器，能確實掌握飛機行動。

在戰時 AACCS 工作，先求甲站至乙站航線之安全，同時又利用無線電打字，陸空通信，再加上定向儀網，空中全部航行，得以控制。這個組織的發展，最初僅要求軍用飛機航行之安全，在戰後承平時時代，民用航空亦非採取此種制度不可，并應大量利用。在戰時 AACCS 之活動與工作範圍，係極端機密，美空軍此項組織遍佈全球，因為機密關係，向未公開發表，現戰爭已結束，可以公諸世人。此組織產生經過概況，據統計調查，美國空軍通信技術人員 40000 人參加此種工作，并組成了一千個航路電台，如航路以直線計算，可以繞全球數週；又有一個有趣味之統計，在每廿四小時以內，AACCS 通信網發出電報將近六百萬個字，每二分鐘利用無線電話

，與空中飛行員通話一句。以上所說各節，係 AACCS 工作之一部而已；至 AACCS 業務之發展，第一次開闢的航路係由英倫三島至北大西洋；至租借法案各種物資向北太平洋運輸時，要求航路安全第一，故又在北太平洋區域成立 AACCS 組織，開始架設空中航路通信，以及各種航行安全裝備。

在北太平洋航路電台架設完成以後，AACCS 籌劃開闢下列幾條國際性航路：

1. 南太平洋至澳洲之航路
2. 北太平洋至阿留申羣島之航路
3. 南大西洋至非洲及近東之航路
4. 中大西洋至 Bermuda, Azores 之航路。

以上所述四種航路之生活習慣，以及寒或冷之極端氣候，不但 AACCS 工作人員均能克服之；且能美滿達成其任務，後再由中大西洋南太平洋兩

條航路擴充到印度，最後經過有名的喜馬拉雅山之駝峯到達中國。

飛越「駝峯」增加中國空運物資噸位

在太平洋初期戰爭中，所有中國進口物資，全部由空運飛越駝峯，AACCS 主要任務，在求飛越駝峯航行之安全，最初第十 AACCS 工作隊因人員缺少，工作未能展開，後又因中印緬戰場戰事進展，工作更加困難，在一九四三年七月成立 The 25th AACCS Region，工作範圍包括中國全部及印度東部，開始時通信及技術人員僅一百名及必需通信裝備；以後工作進展，人員增加，計軍官七十七員，技術士兵五十四名。

AACCS 工作進展順利，於 1943 年十一月在印度成立第四 AACCS 聯隊部，以後十八個月中，工作最為緊張，

同時建議將亞洲區分數個單位，以六十二 AACS 大隊担任中國全部及印度東部航路通信，不久中國戰區形成重點，又成立第六十三 AACS 大隊，大隊部設在昆明，該大隊工作範圍，包括中國全部。

由印度飛入中國，經過駝峯以及內地的自由中國，其飛行任務，較世界任何地區皆為困難，要求航路安全以及開闢新航路，故在中國西部荒涼偏僻地帶，建設航路通信網，甚至在西北之迪化、酒泉、蘭州亦建立航路通信網，日夜輪班工作，并供給氣象情報。在中國南部數處亦建立 Homing Beacons，以上各電台均建立於山嶽地帶，海拔既高，人員亦稀少，因此工作情緒，生活習慣均極端困難，故是項工作人員之入選及裝備皆屬匪易。在此地區人員，能利用裝備獨立生存，促成由駝峯至昆明間成爲世界上空運最繁的一條航線，堪與世界聞名的紐約 Lakeland 及英倫 Croydon 基地相五媲美。飛越駝峯空運噸位增加，使在成都各基地美空軍第廿超重 B-29 轟炸機羣及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均能活躍中國戰區。

確定迷航飛機之定位方法

AACS 工作方法，可以分作下列三類：

1. 通信設備
2. 機場指揮
3. 航行補助通信方法

如再詳細分析，則包括下列各項通信設施；如無線電打字機，幹線連絡，聲音週率調幅器，指揮塔長波定向台，導航電台，定向儀，以及補助航行儀器。

如欲明瞭上列各種通信設備運用功效，茲舉實例以說明之：如飛機一架由基地準備起飛，先與指揮塔切取聯繫，飛行員得到滑行起飛指示，飛機即可起飛。飛機在空中時，指揮塔利用聲音週率調幅器通知基地指揮室，再由基地指揮室將飛報由 AACS 電台發出，再用無線電打字機或幹線聯絡，通知該機到達基地。在起飛前，飛行員至基地指揮室取得各項天氣報告，及航路中各電台之呼號波長。在航程中飛機按照導航電台電波指示，并利用太陽或星座測定航行方位；假如航程過長或氣候不佳，空中飛行員需要明瞭到達基地之天氣報告，該飛行員可以要求地面航路電台，供給最近天氣報告，以及到達基地之許可降落各種情況。在戰時站與站間之陸空電台，建設很多，據調查統計，在每

三小時發出之電碼或無線電話，等於一部聖經全文。

假如飛機因偏航之關係，以致迷途，或航行儀器失效，或天氣不佳時，空中飛行員無法確定飛機位置，此種情況，可利用定向儀電台，確定飛機方位，通知空中飛行員。先由飛機通訊員，叫地面 AACS 電台，確定飛機方位，地面定向儀電台，根據飛機電波，以二個以上定向電台（或定向儀網）利用三角交叉方法，確定空中飛機位置；飛機本身位置確定後，再由地面電台通知空中飛行員，按照航路度數，指定降落某基地。導航電台與長波定向台在方向方面，略有區別，飛行員利用導航電波，可以直接飛達目的地，遇天氣惡劣，在某種高度不能看清地一回跑道方位，飛行員利用儀器，盲目穿雲下降。

機場空中航路管理，十分簡單，但遇空運頻繁，指揮飛機起降，則較複雜，譬如在 1945 年七月昆明指揮塔每廿四小時與 500 架空運機通話；換言之，在昆明機場每三鐘有空運機一架降落或起飛，七月份昆明機場電台担任一千萬次無線電打字及幹線聯絡。AACS 制度最大功效，爲空軍部隊得安全活躍機場，有時在空軍部隊未到達之前即應至最前線之降落場，

架設各種導航台，完成通信網任務，故美空軍部隊所能到達地方，AACS 首先開闢航路，美空軍有口號一句：「無論何時或任何地點需空中通信，AACS 人員儘先領路（開闢航路）」。

戰後 AACS 制度建立是含有世界性的

1945 年八月中旬日本投降，中國西部 AACS 決定在下列各大城市建立航路電台，如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廣州、漢口及玉山等地，最初組成一一個 AACS 戰術遊動組，攜帶必要通信設備於八月廿七日降落南京大機場開始工作。當時工作情緒十分緊張，因當時南京城區及近郊，全爲日軍警衛，此係美空軍人員第一次達到中國佔領區工作；日軍對此種工作亦甚感興趣，因爲戰時日軍使用通信設備如雷達等，不及美方新穎。又在九月二日，日本正式投降，乃以 C-54 兩架空運 AACS 人員八名及通信器材，降落上海江灣機場，開始架設上海區各種航路電台。AACS 人員係抗戰勝利後第一次降落上海，所以飛機降落係按照日本空軍軍官各項指示與規定；同時困難亦隨之發生，據日本軍官提出江灣機場尚未正式移交中國空軍，

悲喜劇

漏 禹

一點鐘前，我和戴雲在一道玩橋牌：我的方塊把他的紅桃A俘虜了過來，他驚悸地叫着：

「好厲害，我不『幾』道你還有方塊。」

他那廣東式的國語老是把知字唸成幾音。

他的眼光一閃一閃地，右頰上那塊被火燒灼的黑疤在發亮，鼻子上滲着汗珠；他在回味那手牌，計劃着要怎樣才能把紅桃A逃出來。

看到他那緊張的臉色我在默笑，他那好勝的慾念，好像血管一樣佈滿了他的全身。我想逗搭他，就說：

「別着急，還有下牌呀！」

這種用軟攻堅的辦法，使他更發急了，他翻起白眼珠看了我一下，嘴巴在翕動，想用一句什麼話來反攻我；也許想到那句話太不客氣，頓住了，又連續地看了我兩眼，好像說：

「等着吧，鬥不過你不算漢子！」

就在這時候，城裏的警報器拉響了，升空響徹的命令傳達下來，這一羣披掛齊全的漢子，好像屁股上裝得有彈簧，一齊彈起來。

戴雲取一個淡說姿勢，指着幾個沒有派任務的伙伴說：

「皮甲克給你，皮鞋給你；可是不用忙，老子不死還要用。」

幾個嘈雜的聲音：

「做了鬼可不准討債！」

另一個又在說話：「我的東西不指定給誰；誰拿了就是我的兒子。」他裂開嘴巴笑得合不攏來，覺得自己這句話罵得很俏皮，那個將來得他的遺物的人才算倒楣。

用開玩笑的方式公佈遺囑，用開玩笑的方式接受遺囑，這樣簡單，這樣輕鬆，倒好像出去旅行的人囑咐家人一樣，而家人也抱着同樣愉快的心情拿笑語來回答。

靜下來，我在想：是什麼力量使他們對戰死的看法是這樣單純？他們為什麼這樣硬朗？悲壯的意義，是由悲與壯合組而成的，是一個不平凡的場面；可是這個平凡的場面應該用什麼字來形容呢？

一點鐘後，出擊的那些個回返基地，不見了戴雲。不用問，一定是「下去了」。

「下去了」是他們的簡語，全句的意思是「被敵人從天空打下去了」。

下去了，不一定是戰死了，如果是跳傘或是迫降，還有生還的機會。

我抓起電話機給隊部通一個電話，我問：

「戴雲怎樣呢？」

對方用吵架的聲音回答我：

「報銷了！」

這些傢伙全都殺紅了眼睛，嗓子也好像給炮彈震大了，一開口就叫嚷。

「戴雲是完了！」我抽了一口氣。

這些年，我看到這類的事太多；吃午飯的時候在一道

要求美方 AACS 人員八名，即刻離開江灣機場，遷往大場機場工作，美方 AACS 人員無法，只能照辦，而利用日本報廢空運機一架，作為臨時指揮塔，并為 AACS 人員工作地點。一星期後，再遷移江灣，先將導航及緊急通信設施架設完成，指揮空運。同年十月間，AACS 人員降落天津，建立通信設施，在十月下旬，將此項通訊設施，移交美海軍陸戰隊管理。

AACS 中國戰區工作隊，因成績優越，曾得美軍部褒獎（獎詞為工作優越，紀律嚴肅，從 1945 年五月一日至 1945 年九月二日達成艱巨任務，特此褒獎。）在太平洋戰爭將結束，AACS 最大任務，即建立中國沿海之航行設備，同時中國西部山嶽地帶之航行通信設備，仍保持完整，繼續工作，當時無論人員或器材方面，均不敷分配，情況十分狼狽，要求在數星期內，架設完成，似非易事；但終於以一二年之工作能在幾個星期內達成任務，其工作人員之精神與努力，足資為範；以後再經兩個月之努力與架設，關於航行各種設施，逐漸完備。現在戰爭已成過去，關於空中通信以及空中各種航行補助方法，由於世界性的 AACS 制度建立，如從前所顧慮的海洋、沙漠、高山或北極地帶，目前均不成為航行上之阻礙。

（自大陸新報節譯）

，而在吃晚飯那個座位忽然空了，不用問，這個人上了天堂，在光榮中殉職了。

別人既然避免談到戴雲，我也不用提，橫豎大家都清楚，彼此心照不宣。

戴雲的太太來了，抱着一個不滿一歲的孩子，慌慌張張地找戴雲。

有人告訴她，戴雲的座機發生了一點小故障，降落在另一個基地。

她的臉色一沉，一屁股坐在一隻空桶上，瞪着兩隻眼睛在發呆。她知道，當那個人「下去了」，是不肯痛痛快快地告訴他的家屬的。

她的嘴唇在打抖，孩子曲倒在她的懷裏，身體的某一部份感覺不痛快，咿咿呀呀叫起來，她也不理會。

「你們騙我！」她的喉嚨發硬，兩顆大淚珠滾了出來。

幾個人都沉默着，態度有點不自然。和戴雲同一個分隊的何某，他想起談話扯到另一個問題上去，分散他的注意力，他說：

「戴太太，我們陪你進城去看電影，聽說有一家的片子很不壞。」

他的心思白費了，喉嚨在發僵，現在這種時候來說這種話，實在太勉強。我想阻止他，已經來不及，我白了他一眼，心裏說：

「你把事情越弄越僵了！」

有着高度警覺性的她，已經明白了全部的真像，哇地一聲哭了出來，瘋狂地拍着孩子的屁股，不管孩子如何掙扎，強蠻地吻着他。她咬緊牙齒狠狠地哼道：

「我是寡婦，孩子，你是孤兒啦！」

一

爲了珍重對朋友的情誼，我去探望李麗珠。李麗珠就是戴雲的太太。

李麗珠，面孔清癯，兩隻眼睛比從前大了，渾圓的下巴現在是尖削的，像是害了一場病，脂肪給消失了，額角上爬着幾條青筋。

穿着藍色的衫子，有幾處泛着淺白色，腰間與袖子都現得太寬大。看見我望着她，知道我覺得她比以前瘦了，她說：

「瘦了一點吧，不要緊，過不幾天就會胖起來的，我是這樣想的。」

她想在客人的面前愉快地笑一笑，可是眉毛剛這麼一揚，嘴角上的笑紋就消失了。

看到她，我多感似地問問自己：「這就是那個被稱爲美麗的薔薇嗎？」

一下子，我也跌入沉思裏，我想到好幾次我參加的戴雲他們所舉行的舞會。李麗珠的「華爾茲」最著名，掀起一個波浪，又一個波浪，人好像在浪頭上翻滾。當音樂停止了，手掌拍得像一羣鳥在叫噪，李麗珠就在歡呼中，帶着微笑，用半跑的姿勢，走入自己的座位。

李麗珠給人的印象，是沒有憂愁，十分健康，正如同她那飽滿的紅紅的臉孔，含笑懂事的眸子，有人批評她，說她像一個小姑娘。

如今，一個多月時間，這個小姑娘的天真消失了，至少老了五年。

看到戴雲的朋友，當然，她馬上就想到了戴雲

戴雲下去了，到至今還是一個謎，同去的人看見他的座機着火燃燒，拖着一條黑色的尾巴下去了

；有人估計，他可能跳傘，可是那地點是敵人的陣地，跳下去也不會活的。不過據當地的敵偽報紙有這樣的記載，說是擊落了好些飛機，飛行員逃走，正在圍捕。擊落了好些飛機是誇張，那天根本只有戴雲的那架下去了，但由飛行員逃走這句話看，戴雲可能是逃脫了。不過真是逃脫了，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縱使人不回，總得有個電報。截至現在止，連電報也沒有一個，誰也不能有把握相信他是活着的。

她看了我兩眼，眼睛好像在說：「有沒有新消息！」

我沒有提起這件事，她就固執地不問。她的眉毛在打結，手指不經意的隨便撫弄，心裏非常盼望的談到戴雲。她輕輕地「呢」一聲，是變相地嘆氣。

「戴雲是個謎，也許有希望，也許沒有希望，不要老是想不開。」我直率地安慰她。

「我才不想他咧！」她的頭一歪，避開我的視線。

我希望我談到戴雲，是關於戴雲的新消息，安全的消息；現在，我說的話不是這些，她就表示不願聽。而且，她的煩惱被我看出了，被我揭穿了，直接觸痛痛處，就現得很尷尬。

提到一個人的傷心處，是殘酷的，我失悔說得太直率。

盡量避免談到自己的隱衷，就是想把這隱衷的

顏色暗淡下去；這是對的，如果戴雲是死了，死了不能復活，她還是硬朗一點的好，盡可能避免刺激，減少懷念。

她站起來，動作很迅速，提高嗓子說話，好像對我說：「你看，我一點也不煩惱。」

好像剛才談到的並不是不愉快的事，她用慈愛的音調，連聲喚寶寶，把睡在搖籃裏的小孩抱起來，親昵地吻着他的面頰。她對我說：

「你看，寶寶多乖呀，一個人睡了，我不理他，他也不吵鬧。」

又用很重的鼻音向孩子說：「乖乖，笑一笑，笑一笑。」

於是她開始講到孩子的一切。把孩子的經常動作用傳奇的方式渲染一番，好像是一個多子的母親，好像是一個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的年老的母親。

這是近日的大變動，一個多月前，被稱為美麗的薔薇的時候，被稱為小姑娘的時候，從來沒有聽到她這樣滔滔不絕地談到孩子。

她的聲音很有柔弱，沒有氣力，態度却很正常。

這也可以說是麻醉，是很吃力地用另一件事來代替心裏正在懷念的事，等於喝酒一樣，喝醉了，麻痺了自己，暫時可以忘記心頭的重壓。

又可以這樣說，她的愛，屬於丈夫和孩子，丈夫的那份愛被魔鬼擄跑了，就儘量在孩子的身上培植，把全部的愛都給了孩子。

「但願她這條路走得通！」我在默祝。
她沉默了，一隻手撐着左頰，眼睛凝視在一點

，墜入深思裏。

究竟是一個鬆了勁的彈簧，支持不了多久。

比我在進門時看到的她還要軟弱，像病癱在椅子上，完全忘記了客人的存在似的，獨個兒在沉思。

手從左頰邊溜下來，無力地落在膝頭上，眼睛濕潤了，幾顆淚珠滾了出來。

「怎樣？鎮靜一點。」我說。

「鎮靜有個限度——我受不了。」她說。

「你不是剛才說過不想他嗎？」我說。

「那是騙你的！」她說。

繼續着沉默的局面，我找不出適當的話對她說。

孩子靜靜地睡在搖籃裏，睜大了眼睛，像比一個成人更懂得事，更能鎮靜；好像在說：「媽，你看我吧，不哭也不吵，比你強得多。」

她在說話了，斷斷續續地，不時改變坐着的姿勢，好像不那樣，就會倒下去。

「走出去，人家的眼光注視我，小聲地說明我是誰，還有意地使我聽見是在說我。」

「不錯，我是戴雲的太太，戴雲爲國家犧牲了自己，這種榮譽就分攤在我的身上。」

「從那些羨慕的眼色，那些羨慕的談話，我興奮，我沒有理由不好好地活下去。」

「回到家，我淌着眼淚吻孩子。我在想，戴雲的榮譽分給我了，孩子長大了，孩子的榮譽又會分給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這樣想，這樣興奮，給予我不少活力。然而當我想到戴雲，想到戴雲和我在一處的生活，甚至

看到戴雲的物件，我的活力消失了。

「一鬆一弛，經過少次的變化，

不做聲！」

求的眼色看着我。

不做聲！」

我用甚麼話回答她？用空洞的語言嗎？那是沒有效力的；語言的功用爲什麼這樣小，我懷疑着。

三

戴雲回來了，來得很突然，事前沒個消息。他是由游擊隊從敵區護送出來的，經過了幾個小城市，發出了一個電報，但沒有收到。

我在隊部撲了一個空，他沒有在，急忙趕到他的家裏去。

還沒有到門口，李麗珠在向我招手：「快來呀，你得了消息嗎？」就像一隻燕子樣向我的面前飛過來。

胭脂口紅什麼的都擦上了，穿一件綠底紅花的旗袍，兩隻腳像在跳華爾茲，她又恢復了「美麗的薔薇」的姿態，這一個多月的時光，沒有給她什麼損毀，好像這一段不愉快的經過不會有過，她說：「快走呀，你去看他，人黑了一點。真好笑，好像幾十年沒有吃過東西，總是要吃。啊，我忘了告訴他剛才進門的時候……慢慢再說吧。怎麼，你像有點走不動。」

她那連珠似的談話，我沒有開口的機會。一進門，她就大聲叫戴雲，聲音尖銳而清脆，夾着格格格格的笑聲，像一個偶然拾得了一隻漂亮的洋囡囡的孩子，興奮地急迫地想把經過告訴家人一

樣。我在想，那個叫她做「小姑娘」的傢伙，並沒有誇張。

她拉着戴雲的手，叫她立正，在他的胸脯上輕輕地拍一下，對我說：「你看，一點也沒有走樣。」

又把戴雲拉一把，翻過身，背部對着我，從褲帶裏扯出他的襯衫，向上面撩起，說：「這是一個傷，打了一個補疤，可說多少走了一點樣。」

她像搬弄模型人體一樣，把戴雲推在椅子裏；於是她倚在桌子邊，重心全擱在右腳上，左腳稍爲提起一點兒，臀部就非常明顯地隆起在那裏。

臀部被誇張，給上半身與下半身劃了條惹眼的界線，全身的每一根線條都適當地擺在那裏。

看着我，看看戴雲，好像這兩個人的面孔上繪得有無窮無盡的笑料，她笑彎了腰枝，笑得想把自己躲藏起來，把我和戴雲都弄得莫名其妙。

「如何？我說他會回來，他就回來了，我的信念沒有落空。」這是她對我說。

車轉身，對着戴雲：「我一點也不煩惱，比你在在家時還要快樂。不信嗎？問他。」她指着我。

她在誇嘴了，我想到前些時看到她那樣子，我想說：「你會吹牛皮。」

她向我使個眼色，我沒有開口。

像隻燕子一樣飛出了房門，又飛了回來，站在戴雲的前面，那個姿勢是，像在籃球場裏注視迎面而來的飛球的球員。

「吃甚麼，啊，我是說排骨炸老一點還是炸嫩一點。」又翻轉身對着我：「你們真難伺候呀！」話雖是對我說，我知道這個愉快的埋怨並不是對我

而發的。

我剛要開口問戴雲的經過，她又飛進來，這次是兩袖捲得高高地，一面在繫上一條白色圍巾。

「我看你還是把上衣穿上，天氣陰陰的，說不定有點冷。」她向戴雲說。

愉快的埋怨又開始了，她說她照顧孩子並不困難，孩子很聽話，戴雲就不這樣；因此歸結到戴雲比孩子更難照顧。

圍巾繫好了，像全忘了她正在作菜似的，乾脆坐下來說話。

「頭髮梳一梳吧，你看像個什麼樣子。」她的眼睛注視着戴雲，許久不轉瞬。

「我看你還是把他打扮好了再去做事吧！」我插了一句話。

「噯，我倒忘了，油燒乾了啦！」她又飛出了房門。

不到幾分鐘，她又飛了進來，撩起圍巾揩手。

「我說呀，這些日子，我把你比做出去旅行。你以爲我想念你吧，屁，我才不想啦！」她看戴雲在椅子裏扭動一下，有點驚訝：「怎樣，還痛嗎？」

她跳到戴雲的背後，給他柔擦。又是格格地笑，不知道笑的是什麼。

這時的戴雲隨她去擺佈，在愛情的陶醉下，他迷迷糊糊地，愉快的顏色固然籠蓋在面上，可是他那略嫌魯莽的動作，多少有點不自然。

雖然他懂得她的笑，懂得她滿含情意的談話，懂得他對每個動作都是過分關懷，可是在另一個男人的面前，覺得接受一個女人的愛撫是有限度的

；超過這限度，就恐怕這個男人利用嘴巴傳出去，成爲笑柄。他的習慣是：遇見了頗爲尷尬的事，總是搖動他的頭，現在，他的頭是搖擺得那麼慫慫。

當她的頭擦在他的肩上，在他的耳邊細語了一句什麼，他看了我一眼，黑黑的臉上，漲紅了，就變成了豬肝的顏色。「喔——啊。」他找出什麼話來掩飾他的窘態，不幸失敗了，就嚇嚇地乾笑了兩聲，又在用眼色打掠我，好像小孩子偷吃了什麼東西，在打掠是否被人瞧見。

我在想：在這裏，我是多餘的，我不能扮演什麼角色。

我在想：我太不聰明，人家離別了這樣久，仿如死別了又得到了重逢，應該讓他們關在屋子裏過兩個星期，我，憑空地闖進來了，算個什麼？

我乘他們沒有注意，溜出來，把門關上。

我在計劃着，我現在應該做的事，趕快上他們的隊部去，發動一個「歡迎戴雲脫險歸來」的舞會；那些小伙子們都會跳起來，即刻行動，也許就在今晚，也許在明晚，這個非常生動的舞會，就會以大辣椒的姿態展開來。我們會看到，「美麗的薔薇」和她的漢子大演華爾茲，在熱烈的掌聲中，「美麗的薔薇」含笑入場，含笑歸座，她會樂得真像一個小姑娘；而戴雲這條漢子，在千百隻眼睛監視下，也會粗魯地兜圈子，更加慫慫地搖動他的頭。



九年以後

(三)

陶雄

將軍凱旋歸來，
笑口從此常開；
席上二三佳餚，
件件是妹妹烹調。

將軍殺身成仁，
閨中永不知春，
遺孤弱息纖纖：
「教養實在吾肩！」

好花還須綠葉，
美果要水灌溉；
將軍名垂史乘，
莫忘深閨裏人！

深閨裏人

施：（眼淚奪眶而出）哦……哦……

武：媽！你太興奮了！

周：稍息！

施：現在可以請小朋友們進來坐坐了罷？

周：不，不吵鬧你們了，這些孩子淘氣得很。

施：少武，快拿果子給小朋友們喫去，多拿一點。

周：（推辭）不要了，不要了。

施太太施少武捧了許多剛才拿進來的慰勞

品——水果糕點走出門去。

周：（對門外）你們每人拿一個，謝謝施太太施先生。——（施太太又走進來）。

施：這些孩子真是可愛極了。

周：現在我們可以走了，耽誤了你們半天，真抱歉。

施：哪里話！我這屋子實在小，我也不強留了，少武，你同小朋友們到樓底下房東的客堂裏去坐坐，他們走到這兒，又站了半天，實在累了，應該讓他們歇歇。

施少武的聲音：噢。

周：那也好。施太太，改日再見了。有空請到學校裏坐坐。

施：一定來的。再見。謝謝你們。（揚聲）小朋友，謝謝你們呵！

周：（替小朋友回答）不謝，施太太。（轉身對門外）立正！向後轉！（又轉身向施太太招呼了一下，便走出去了）

——戴文光抱著許多禮物走進來。

施：（送到門口，熱情地招呼著）不送呵，小朋友們。周校長，常常來玩呵。（說完，又走回來。）

戴文光：（放下禮物，走到人像前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禮，然後）媽媽，你好呵？

施：文光，你幹什麼帶這麼多東西來？

戴：孝敬媽媽的。媽寫信來老是責備我，爲什麼不常常給媽媽請安，可是我那學校離這兒那麼遠，有什麼辦法！今天難得來了，當然應該多帶點東西來孝敬媽媽。

施：（莞爾）你很會說話，坐罷。

戴：媽媽也坐。

施：學校的飲食還好？

戴：嗎嗎乎乎。剛才那麼多小孩子又是來慰問媽媽的？

施：是的。

戴：姨爹姨媽真是了不起的人。怎麼半天不見見妹妹？

施：在屋裏有事呢。那紅紙盒子裏是什麼東西？

戴：姨媽愛喫的燕窩酥。

施：那大盒子呢？

戴：送妹妹的一件絲絨衣料。

施：又破費你，現在絲絨太貴了。

戴：這兒還有一件比較珍貴的禮物——（從懷裏掏出一只皮質小方盒子，遞給施太太）

施：（接了過來）這也是送給妹妹的？（打開盒蓋，取出一只鑽石白金戒指）這東西不是可以隨便送人的呵！

戴：不敢「隨便」，這是一輩子只有一次的。

施：（回眸瞥視小英臥房門一眼，微笑不言）……

戴：想請姨媽轉交。

施：這必須要親手交付才行。

戴：但是要先求姨媽做主。

施：從你六歲時候起，姨媽就疼愛你。可是這不是

光靠姨媽做主的事情。

戴：別的母親另當別論，姨媽是有足够的能力支配

姨媽的兒女的。

施：不由受戒指的人親手接受這戒指，你不會有幸

福的。(遞還鑽戒)

戴：(接過來，默然)……

施：(慰藉地)你很漂亮，你很會說話，你一定會

成功的。(對臥室)小英，出來玩，表哥來

了。

施小英的聲音：嚶，來了。

——戴文光把鑽戒套在手指上。

施：我祝你一舉成功。

——施小英從臥室走出來。

英：表哥，來了多半天了？

戴：(站起身，不禁有點忸怩)剛來，妹妹今天不

回學校？

英：明天走，表哥幾天不來，自己做客了，說話還

站起來。

戴：妹妹走進這屋子的時候，我眼前突然現出一片

奪目的光彩，我以為是仙子降凡，身子不由的

就肅然站起來了。(坐下)

英：表哥真會說笑話。

施：你們在這兒譚譚，我下去看看我做的蛋糕蒸好

沒有？(走了出去)

戴：妹妹今年要畢業了？

英：還有半年，跟表哥一樣的。

戴：畢業之後，妹妹做什麼打算？

英：我先聽表哥的計劃。

戴：爸爸答應送我到法國去繼續學美術。要是法國

不平安，就到美國去。

英：那真好極了。

戴：妹妹呢？

英：我有一個癡心妄想，可是政府恐怕不能容許我

。

戴：噢？

英：我想做一個女飛行員！

戴：女飛行員？

英：蘇聯就有許多。

戴：做女飛行員有什麼好？

英：承繼父業，保衛祖國。

戴：可是那太危險了。

英：危險？你也這樣說。

戴：天空瞬息萬變，風雨雲霞，人在地面可以欣賞

，駕着飛機飛到天上可……

英：(話不投機，不願再聽下去)各人的看法不同

，算了，我們不譚這個問題罷。

戴：(趕忙掉轉話頭)我今天給妹妹帶來一份薄禮

，祝妹妹畢業考試名列前茅。

英：謝謝。可是那似乎太早一點。

戴：妹妹不拒絕我？

英：表哥說哪兒話。

戴：(取一個紙盒在手)妹妹猜，這是什麼？

英：(不大感興趣的)甜食。

戴：北平店裏買來的北平蜜餞，妹妹最愛喫的。(

打開盒子，取出兩三塊，遞過去)

英：(喫著一塊)味道好極了。

戴：(打開大紙盒)這裏一件絲絨衣料，花色妹妹

喜歡？

英：(把衣料就著身子略一比試)美術家的眼色不

會錯的。(摺疊衣料)

戴：(接過來，獻殷勤的)讓我來疊。

英：(發現鑽石戒指)表哥新近買的，這戒指？

戴：這也是我送妹妹的一件禮物。(趨趨來抓她

的手)

英：(掙脫手)表哥知道，這東西是不能隨便用來

做禮物的。

戴：如果我買這戒指的時候，手是顫慄著；獻給妹

妹的時候，心是跳躍著——

英：(垂頭不語)……

戴：(上前一步，半跪著)妹妹是我的光明，是我

的靈魂，是我的——用個空軍的名辭——發動

機。

英：(側過身子)……

戴：我是妹妹的忠僕，腳底下踐踏的鞋。

英：……

戴：妹妹如果答應我的要求，我們的幸福會和太陽

一樣的偉大，會和天地一樣的久長。

英：表哥，不要譚這個罷。

戴：暑假後，爸爸送我出洋，我可以奉陪妹妹一道

去。

英：姨爹不會供給他的甥姪女的。

戴：可是他會供給他的——另一個家屬。

吳：我永遠是你的表妹。

戴：在外國，你還可以學你朝夕企慕的空中學術。
英：可是飛行是危險的。我們的見解根本不同。

戴：那沒關係。幸福的生活會逐漸化除我們的隔膜
的。

英：幸福在哪里？

戴：我們彼此了解，家庭相處也都知道，我的家境，我父親的社會地位，會給妹妹最大的也是永久的快樂。

英：（厭惡地）你是說，你們家有錢有勢？

戴：是的。而且爸爸的錢有很多存在香港銀行裏，不受抗戰的影響。

英：不受抗戰的影響？如果國家不保？

戴：妹妹依舊可以享最優裕的生活。

英：你的眼睛看不見身邊以外的世界！

戴：是的，我們祇管自己就行了。關起大門來，我會讓妹妹做皇后。我是學美術的，我可以把我們生活裏面加上美的成份。

英：（譏諷地）這樣說來，我非跟表哥結婚不可了？

戴：（激情地）好妹妹 Darling, Sweetie, 我快樂瘋了！（上前擁抱她）

英：（掙脫身子，跳起來）撒手！下作——！我看不起你這只知道有自己不知有國家的執袴子弟！——樓梯上脚步聲急作。施少武拉著陳千里走進來。

武：（一邊往裏走，一邊打著手勢高譚闊論）英麥曼是這樣，先作半個翻筋斗，到了頭上，趕快改做半個滾——囉，表哥在這兒我都忘了，沒來陪你。

戴：（強自鎮定）少武，你到哪兒去了？哦，那班小孩子都走了罷？

英：（聲音不大自然）千里，你來了！

陳千里：掛上電話，我馬上就跑出來，大營門口雇到一輛車子，講好一塊錢，特別加快，四十五分鐘就到了。

武：嚟，陳大哥，剛才我說的對不對，英麥曼這樣做？（以手做勢）

陳：對，對，有你的。

英：弟弟真是的，客來了還沒有請人家坐，就拉著人間長問短的。

戴：我走了，妹妹。（有意義的）祝你幸福。願意你永久快樂。（有禮貌的一鞠躬後走出）

英：（勉強應付的）表哥不再玩一會兒了？

武：我送表哥出去，順帶在樓下接舅舅。（也走出去）

陳：你這表哥倒挺漂亮的。

英：漂亮是他的外形。請坐罷。

陳：桌上的東西又是老百姓送來的慰勞品麼？

英：是的。

陳：老百姓對我們空軍真不錯。

英：這也是空軍自己用光榮的戰績換來的。噢一個果子？

陳：好的。

英：我來替你削。（削果子）

陳：母親呢？

英：在樓底下蒸蛋糕。

陳：她真是個能幹人。

英：她蒸的蛋糕味道美極了，跟外頭買的全不同。

（遞果子）

陳：（噢果子）謝謝你。

英：甜不甜？

陳：不但甜，而且蜜。

英：蜜從哪兒來？

陳：你手上。

英：拿來我嘗嘗。（嘗了一口）嚟不出蜜味兒來。

陳：（奪過再喫）現在不但有蜜味兒，又多了一層芳香了。

英：嚟！

——兩人相視而笑。

英：你電話裏說，過幾天你也許沒有空，你要調到別處去麼？

陳：（故作憂慮狀）是的。

英：（迫切地）你調到哪兒去？

陳：很遠很遠的地方。

英：（更緊張地）你不回來了麼？

陳：（微笑）回來的。三五天就回來。

英：（鬆弛下來）哦！你壞死了，這麼吓嚇人！

陳：我試試你關不關心我。

英：那還用試麼？你這人！你到底要到哪兒去？

陳：最近到了一大批新飛機，轟炸隊逐都有，長官派我們去取，我是一小隊的領隊。

英：（雀躍）真的麼？我們又有新飛機到了？

陳：是的。轟炸機，這一兩天內就有一批先到。

英：好極了，有多少架數？

陳：數量大極了，足夠打擊敵人的。

英：把新飛機取來之後，你就不離開××了？

陳：飛機取來，我們加緊訓練新戰鬥員。

英：近來新畢業出來的飛行員一定很多罷？

陳：（搖頭）一般民衆對於參加建設大空軍的熱情似乎還不够，雖然他們對於空軍軍人跟戰績非常敬佩。

英：千里，你看弟弟的體格怎麼樣？

陳：一個標準的空軍豫備兵。

英：（得意的）他已經考取了飛行學校了。

陳：真的麼？他怎麼沒告訴我？

英：千里，你再瞧瞧我。

陳：瞧你的玉容？

英：（嬌嗔）瞧我的體格！

陳：站起來。（她作了）轉過去。（她作了）再轉回來。（她也作了）比李霞卿強的多。

英：你再說說看。

陳：比那個從前演電影叫李且且，現在駕飛機叫李霞卿，這兩年在美國大受歡迎的女騎士還強的多。

英：真的麼？

陳：我是陳鐵嘴。

英：（嚥住笑，矜持半晌，突然跳上去抱住他）千里！我真高興……

——施太太端着蛋糕，不聲不響地走進來。

施：年青人真是！（含笑地）文光，別太忘形了！

施小英陳千里驚慌地分開來。

施：噢！是你！

陳：（尷尬地）伯母。

施：（對小英）表哥呢？

英：（垂頭）走了。

施：（勉強應酬）陳先生什麼時候來的？請坐罷。

陳：噢，哦。

——沈默。

施：陳先生隊上不忙？今天怎麼有空來的？

陳：（臉紅）這一禮拜我才出來一次，而且不久我還要離開這里。

施：哦，我說話多蠢，陳先生別多心。最近要到別處去？

陳：是的。

施：不回來來了？

陳：不，還回來。

——沈默。

施：（思致之後）小英，你下樓去看看少武到哪兒去了。喊他回來。

英：噢。（往外走）

施：你餓不餓？喫一塊蛋糕？

英：我不餓。（走出去）

施：（取蛋糕饗客）喫點蛋糕，陳先生。

陳：謝謝伯母。（取蛋糕在手）

——沈默。

施：本來陳先生是我們舍下是客人，我不應該說這話的？不過陳先生既是先夫的學生，又跟舍弟同過事，我們坦率地譚譚也不妨。

陳：伯母有什麼話，請說罷。

施：小英還在求學時代，她不應該常同異性來往。

陳：我們不過是偶爾見面。

施：能够不見面，對於她的學業更有益處。

陳：（不悅）現在不是光緒二十九年，正當的社交是不應該禁止的，禁止之後對於小英的學業反倒會更有害處。

施：可是你們的交往已經超過了「正當」的限度。

陳：伯母這話怎樣講？

施：譬如剛才。

陳：不瞞伯母說，我們彼此是真正至愛的。

施：陳先生，你真愛小英？是真愛？

陳：當然的，我在伯母面前宣誓！

施：那麼，請你放棄你對小英的希望罷。你們相處，你是不會給小英幸福的。

陳：我不明白伯母的意思。

施：你忘記你是空軍軍人了？

陳：我從來不忘記。

施：抗戰以來，你調動過多少地方？

陳：很多很多。

施：新婚之後。生活像糖像膠，一個命令下來，要你馬上調到別處；你把你的新婚愛妻怎麼辦？

陳：這不是常有的事。

施：抗戰可是長期的。

陳：我可以隨時隨地的常帶著她在一起，隨時隨地的盡我所能給她安慰。

施：你說孩子話，那是事實所不能的。

陳：說了我一定這樣作，我對伯母保證。

施：可是你對自己究竟能不能長久不遇危險，都沒法子保證的。

陳：（有一點要說明，可是停了一會）我相信小英對幸福的看法跟伯母不一樣。

施：小英還是小孩子，她照前不顧後的。

陳：年青人只要抓住眼前就行了。

施：可是做母親的人要替她兒女的幸福想周全了。先夫殉職已經整九年了，我辛辛苦苦的把小英

推測這麼大，我不能把牠再投進和我自己一樣
的命運中去。

陳：伯母老把飛行看成避火坑，這是根本出發點的
錯誤。

施：小英是我的女兒，我有權力按照我的觀點來處
理她的一切。

陳：伯母未免太專制了。

施：你不要忘記，小英才十八歲！

陳：好，我尊重伯母的意思，今天走了，以後就再
也不來了。

施：你是一個有信用的人。

陳：再見！（往外走）

施：再見！

陳千里打開房門，錢志成迎頭走了進來，
小英少武一邊一個擁護著他。

錢志成：噢！你在這兒！好久不見了！（熱烈地握
手）

英：千里，你到哪儿去？

施：弟弟，你們三個走上來，怎麼一點聲音都沒有
？

錢：我要給你一個意外的驚喜，我要讓你一抬頭就
看見我已經站在房間裏，吓你一大跳！（拉著
陳千里走進房裏）

武：我們三個踏著脚走上樓梯的。
施：弟弟，你受了四次傷，外表上還看不出來。

錢：嚇，你瞧，額子裏的肉都燒成了什麼！可是，
沒關係，在學校裏休養幾天，我還是一個好戰
鬥員！（右手仍然抓住陳千里，左手握住他姐
姐的手）姐姐，你好呵？我們有——三年不見
了。

施：難得你還能老遠的來看我。

錢：姐姐，你還是那麼漂亮，那麼年青，你倒像我
的妹妹。

施：你真會說笑話。你才下飛機？餓罷？先喫塊我
特為你蒸的雞蛋糕。還是按從前那個做法。

錢：（大口連喫幾塊）氣死上海沙利文！天津烈士
林也得關門！

陳：我要走了，大隊長。

錢：（開玩笑的）胡說！我來了你就走，簡直是目
無長官！

陳：不，我本來就要走的，要不，我們還不會在房
門口碰頭呢。

錢：得了得了，坐下罷，塞兩塊蛋糕，咱們今天得
多譚譚。

——陳千里只得又坐下。小英走過來陪伴他。

施：弟弟，弟婦近來好罷？懷孕足月了沒有？

錢：她倒好，老是那麼興高采烈的，沒事還跑到五
通橋峨眉山玩玩。孩子也快出世了——至多兩
個月。養個男的，又給國家儲蓄一個飛行員。

武：媽，這些話回頭再說。先請舅舅給我們講空軍
故事罷。

英：不，講「新事」，空軍裏頭新近發生的事。誰
聽「故事」！

錢：故事新事全不講，你們先給我來杯茶，行不行
？

施：噫！我真忙昏了！弟弟來了，連杯茶都沒倒！
英：我去倒去。（對陳千里）你陪我。（拉他一塊
兒去倒茶）

武：舅舅，閻海文是不是從前在航校你第一次帶飛
的那個東北學生？

錢：你還記得麼？

武：他現在可轟動世界了！從前，他還送過我一只
鋼種飛機模型呢。

施：少武，你真是沒禮貌。舅舅幾年不見，來了也
該讓他歇歇，讓他跟媽媽譚家當，你搶在前頭
老是問這個問那個的，一點不懂規矩！

錢：那沒關係。等我歇歇，喝杯水，（對少武）我
就給你們講故事，哦，講「新事」。

——茶來，錢志成一飲而盡。

施：芬芬，你那女孩子。今年多大了？

錢：三歲半。長得真漂亮，比她母親還嫵媚。好，
現在開始說書了。你們要聽高志航，還是劉粹
剛？

武：這些全不要，從「中國的空軍」上，我們已經
知道得太多了。

英：我們要聽新鮮的。

陳：大隊長，你把郝鴻藻教官的事蹟說給他們聽
聽罷。

錢：千里，你別再喊我大隊長了，我已經不做大隊
長，可是將來總有一天我還會東山再起，那時
你不喊我可也不行。

陳：現在我喊你教官罷。

錢：也不好。你就喊我——（看看小英，又看看陳
千里）痛痛快快，你就喊我舅舅拉倒了。（自
己哈哈大笑起來）

——施太太想說什麼可沒說出來。小英羞澀地
垂下頭。

陳：那怎麼成呢，教官？

（待續）

航空生活

(再版)

集體寫作：

共分三部：

- 第一部，戰鬥報導。
- 第二部，空軍訓練描寫。
- 第三部，學飛經驗談。

空中搏鬥

空軍實戰中，幾位真英雄，好記的，是怎麼死的，從這抗戰是怎麼打起來的。這軍生入從抗戰是怎麼打起來的。這軍生入從抗戰是怎麼打起來的。這軍生入從抗戰是怎麼打起來的。

人 像

(再版)

包括八篇傳記；八位主人公都是在空中殺敵成仁了，作者將每一位的出身、個性、作戰經過以及戰死，都有淋漓盡致的描寫。

怎樣學飛

作者是一個飛行員，曾任飛行教官。本書是作者的學飛心得，也是採探經驗談，有志學飛的青年不可不讀。

本月出版

現已出版.....各大書店均有出售

稿約

1. 航空理論。報導。速寫。小說。翻譯。及照片漫畫等，一經刊載，文稿每千字致酬四千元，照片每幀二千元，畫稿每幀四千元。(如欲自定稿酬，可附函聲明。)
2. 來稿須用稿紙繕寫。
3. 刊用各稿，本刊有優先集印叢書之權。
4. 請勿一稿兩投。
5. 三千字以上之文稿及照片漫畫，附足郵票者一律退還。

徵求基本訂戶

1. 本刊為普遍供應起見，特徵求基本訂戶二萬戶，每戶預收法幣二千元，按期優先寄遞，至書款完畢時，再行通知。
2. 一次訂閱一份者，按每期定價九折優待，五份者八折優待，十份者七折優待。
3. 平寄不另加郵資，但掛號航空快遞等郵資由訂戶負擔，概在書款內扣除。(用何類郵資寄遞，務請註明。)
4. 本刊新出叢書，基本訂戶有優先購買權，並照定價八折優待。
5. 訂戶書款概收現金，但郵匯不通之處，可用十元郵票代金。
6. 書款請匯交南京建康路郵局轉本社。